

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卷四

福州陳壽祺恭甫

答友人論廟謚稱號書

謹案廟號至殷始備而謚號不具謚法至周始詳而廟號不顯然殷之武湯即謚號白虎通言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即廟號也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亦即廟號顧無特起名如殷之三宗者前漢廟謚畧仿殷制東京以降廟皆稱宗又其變也某祖某宗為廟號某皇帝為謚號稱廟則系以廟號稱帝則系以謚號其正也散文通省亦有以謚系廟者春秋稱桓宮僖宮武宮煬宮此為別無廟

號故也漢以高祖為太祖上尊號曰高皇帝張晏曰  
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之太祖故特起名  
顏師古曰尊號諡也是高即諡號矣漢人稱高帝曰  
高祖廟曰高廟此以諡系廟之證也後漢尊光武帝  
為世祖班固東都賦揚世廟謂世祖廟也此稱廟以  
廟號之證也然廟號單舉一字其稱易窮古人所罕  
徵於兩漢惟高廟世廟二者而已若孝文為太宗孝  
宣為中宗則稱廟宜變孝元為高宗孝武為世宗則  
不可與高光並稱高廟世廟故舉廟號言某祖某宗  
為正其單舉一字者非正也後漢書章帝八王傳稱

昭廟清廟烈廟靖廟慎廟英廟者追崇所生不得並  
繼統之祖宗故祇稱某廟不如祖宗之號此又一義  
也

上儀徵阮夫子請定經郭義例書

弟子壽祺頓首侍郎夫子閣下乃者仰蒙善誘俯啟  
禱昧將於九經傳注之外裒集古說令壽祺與高才  
生共纂成之盛哉夫子嘉惠學者之心乎壽祺聞王  
符有言曰聖人天之口賢人聖之譯粵自明孟幽幼  
誥志聞諸虞史初哉首基釋詁庠於姬旦冠昏聘射  
之記每附奄中之經沈魯司馬之言博存餅家之傳  
辯章舊聞采綴漏逸五經萌芽譯聖者遠矣何論游  
夏既往羸劉遞嬗詩之分為四春秋之分為五哉漢  
代經師恪守家法專門命氏顯於儒林精習師傳則

獨推張禹不依章句則見詆徐防而王吉兼經能為  
騶氏賈逵好古並通五家何則五經剖判去聖彌遠  
方語不同傳寫遂錯賢者識大不賢識小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將以扶微學廣異義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過而存之奚必移子駿之書輕毀執政會范升之議  
爭及日中哉且夫說詳反約者學問之樞轄統同辨  
異者禮樂之章條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又曰觀其所  
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善夫魯丕之上疏曰說  
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異義蓋守一先

生之言而不敢襍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  
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是故西京石渠議奏  
諸儒說難悉用標名延世綿邈瞭如指掌惜東都白  
虎通義不復遵其舊章獨許祭酒鄭司農述先聖之  
本意整百家之不齊其所撰著皆先引諸說次下己  
意異乎黨同妬真專己守殘者焉今就兩大儒之書  
覆按之許君五經異義今學古學粲然眉列日祭月  
薦徵叔孫通祝延帝尸援魯郊禮自施孟京房甘容  
歐陽夏侯董仲舒尹更始劉更生韋玄成匡衡二戴  
貢禹睦生淳于登陳欽賈逵之倫靡不擲擲菁華刊

裁臧否說文解字俚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如貞从鼎省兼錄  
京房江之義矣別臚韓氏岵鋈場谷經異壁中玉藥  
璚猛句搜逸論禮收羊芣之今文書載廢毛之或字  
洵所謂博問通人允而有證解繆誤達神愔者也鄭  
君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同郡  
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  
關又回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其答是模問解詩之  
義云為記注時就靈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  
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故鄭君禮注引



經多與本書差互刑剗睇予乃京易之同費柳穀育  
子即伏書之異孔以及朱綃被綺襪李送車燕燕作  
於定姜崧高生夫山甫竹杞翟蔽之殊文禹敷湯躋  
之異讀依循三家迴別毛故若其本經詮釋亦不曲  
拘一師阮祖共為三國之名厲王后有十月之刺雖  
云箋毛間乃从魯孟侯采濟南之訓禮目參信都之  
第周官則故書特存儀禮則今文不廢論語讀正齊  
魯公羊本異嚴顏二鄭同宗既讚辯其雅達南郡本  
師亦彌縫其參錯盖有成監而謝青固無是丹而非  
素至於河雒緯候不嫌讀識墨守廢疾并增箴旨洵

所謂網羅衆家囊括大典禮堂寫定學者知歸者也  
典午以後家法漸改涂徑方岐古學颺流猶在河洛  
唐儒孔賈諸經疏義證發注家近為較曷但恨杜王  
偽孔宗主不明漢魏遺書遂致散佚其他依違首鼠  
茫昧焉烏疏漏尚多良可嗟喟今海內嗜古之士陶  
化染學其風世篤深愍廢墜競事蒐討群經佚注具  
輯成書吾師所修經籍纂詁百有六卷攷訛故賅音  
讀六藝羣書所載備矣然而微言大義散見經傳升  
嶽浮海胥達津梁食雞跖者必取其干說羊尾者莫  
分其二苟非比以義類觀其會通則駟牡沿譌犧尊

失據斥茲茲為巧慧訾柳卯為乖違徒煩稽古之三  
萬言孰訂明梁之十二證竊謂仲尼二學祖述堯舜  
孟子明事偁之博文以經注經折衷之本造車合轍  
此為椎輪爰自周秦下逮南北傳注而外衆說如林  
宗經述聖旁出子史雖體歸文翰而義傳典墳或依  
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或徵經以證事或約經以  
就意或析經以斷章或綜經以通貫或韻經以互存  
或牽經以旁涉古訓相承師道未喪誠六籍之鈐鍵  
嘉論之林藪類而集之依經條次以周孔及七十子  
之徒所說為傳訓權輿以諸子百家為經典羽翼以

諸史志傳為文義淵海用以申許鄭之闕眇補孔賈之闕遺細大不捐得失咸著襍而不迭直而勿有如其別白一尊俟自得之說文與尔足相為表裏其中所列異文雖省書名半居經字凡所甄錄尤宜該洽若乃二京誦經之奏六朝議禮之篇網舉目張引伸聯系體既鴻綜非可破碎宜放劉向班固之書別為通義取揚子法言之語總名經郭庶幾探噴索隱拾遺補藝滙九流之支裔發文囿之根葉一卷所習無誤於立師五學不墜猶瘡於求野壽祺粗涉藝林曾微彊識臯者歲在箸雍敦牂養素家術亦嘗稍事綴

輯取便瀏覽人事牽迫廢焉不修伏惟夫子天下模  
楷殿中無雙莅越八年文武為憲方面靜息舊文修  
理倡明經業宏獎氣類壽祺幸得陪奉鼓篋優游湖  
山親聆叩鐘俾通窺牖遠慚司馬傳教蜀人俯效臨  
碩預論周禮蛾子時術敢撮壤于崇山駕馬十駕冀  
驅塵于策筴謹依擬條例撰畧呈覽斬加規錮以就  
準繩或令諸生相為參酌亦可補苴云壽祺頓首頓  
首

經郭條例

經郭蒼萃經說本末兼賅源流具備闡許鄭之闕眇  
補孔賈之闕遺上自周秦下訖隋唐網羅衆家理大  
物博漢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經義不遺一字  
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經解經厥義最古如三  
傳禮記所引易書詩爾雅所釋詁言詁是也二曰鈎  
微言與訓眇辭注家闕畧如說文所解廣雅所釋是  
也三曰綜大義發明指歸會通典禮如荀子之論禮  
樂董子之論春秋史志通典之厯議禮議服議是也  
四曰存古禮三代遺制周人能言如左氏傳之稱禮

經小戴記之載雜說是也五曰存漢學兩京家法殊塗同歸載籍既湮舊聞虛見如史記載尚書多古文說白虎通引經多今文說漢書五行志多三傳先師之說五經異義多石渠議奏之說是也六曰證傳注古人解經必無虛造間出異同皆有依據如毛傳之合於雅詁鄭箋之涉於魯韓是也七曰通互詮一家之說或前後參錯而互相發明如鄭志之通諸注差互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之別三傳短長是也八曰辨勦說晉代注家每撫拾前人而不言所自如偽孔尚書傳之本於王肅杜預左傳注之本於服虔郭璞

爾雅注之本於樊孫是也九曰正繆解大道多岐習  
非勝是實事求是擇焉必精如易之象數明則輔嗣  
之多宗可退書之訓詁數則仲真之偽傳可排是也  
十曰廣異文古籀篆隸易時遞變衆家授受傳本不  
同如說文之古文玉篇之異字漢碑之異體經典釋  
文之異本是也統諸十端囊括古今誠六藝之譚奧  
衆論之範圍今仍釐為條例如左覽者詳之

一以經注經此為漢學之先河六藝指歸具見爾雅  
博文明事首推孟子坊表二記動引詩書燕聘諸  
義本詮儀禮春秋左氏傳說經尤夥元亨利貞之



辨黃裳元吉之解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  
七德卷耳能官人則大戴記逸周書具之虞書數  
舜功則四凶十六相詳之豈獨王應麟所舉外傳  
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  
諸人其言有功聖學在漢儒訓故之前哉今並緝  
錄以資討源禮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  
聘義諸篇本釋禮經全文具在止注  
每經篇題之下不必復錄

一經中援經有不標經名實據經義者如禮記檀弓  
仲遂卒于垂云云即據春秋宣八年之文王制天  
子五年一巡守至歸假於祖禰用特即據尚書堯

典之文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以下即據  
周官諸子司士甸人諸職之文燕義篇首亦引周官庶子之文郊  
特牲鄉人禘云云即據論語鄉人儺之文大羅氏  
云云即據周官羅氏之文郊特牲冠義以下即據  
儀禮士冠禮記之文內則凡食齊視春時以下即  
據周官食醫庖人之文此類必由經傳洽孰乃能  
左右逢源逸周書中如職方解大戴禮記中如哀  
公問曾子大孝諸侯釁廟朝事投壺本命諸篇有  
與周官小戴記相出入者宜皆詳錄至乃孤章斷  
句文字異同或其本傳習各殊如公羊文十二年

傳引惟譏譏善諍言云云禮記緇衣引周田觀文王之德是也或其詞隱括相就如左氏隱六年莊四年傳並引商書有惡之易也四字傳十三年三十三年昭二十年傳並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語是也舉此見例他經可推

一經中援經證事本非釋經然如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鄭箋即轉引此傳為說則左氏最先得經意矣此類義在探原亦宜詳錄

一經中引經如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  
乃謹檀弓鄭注高宗名篇在尚書喪服四制引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論語下云載之書中而高  
之故謂之高宗則此語當在高宗之訓而非無逸  
所傳左氏傳引夏書曰維彼陶唐至乃滅而亡賈  
服孫杜皆解為夏桀之時夏書止于允征當仲康  
世則此語當在百篇之外而非尚書所有此類歸  
之逸經附每經後

一所采群經皆取其援引他經者至于一篇之內前  
後相承數卷之間異同互見義具本書無庸贅錄

如三傳之釋春秋凡例是也惟禮記為七十子之徒各述所聞辭非一家事有萬族義類繁博錯綜紛拏為之條分櫛比則不獨會通本書且參校古制愈于后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禮又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于禮傳中援禮最詳所稱先王之制先王之令皆是物也是故發凡起例咸周公之禮經三聘五朝乃文襄之霸制蓋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今于此二書特廣條緒異乎他經剖纖析微實有裨于禮學

一春秋三傳事蹟定書所載多相出入明薛虞幾有

春秋別典 國朝陳厚耀有春秋戰國異詞今不  
重采

一說文解字引經之例有用正訓與次訓不相蒙者  
如口篇嘽字引詩嘽嘽駱馬義為喘息與喜也之  
訓隔齒篇齧字引春秋傳哲齧義為齒相值與齧  
也之訓隔是也有用次訓與正訓不相蒙者如人  
篇假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義為至不與上非真  
之訓相屬土篇塗字重文聖引虞書曰龍朕聖讒  
說殄行義為疾惡不與上以土增大道上之訓相  
屬是也有字止一訓引經為假借者如齧訓羽獵

韋絳虞書借為鳥獸虞毛毌訓人姓商書借為無  
有作毌嘑訓口氣詩借為大車嘑嘑楚訓行見詩  
借為管磬蹻蹻是也至若麓訓艸木相附麗土而  
生引易百穀艸木麓於地與本義合易釋文云草  
木麗說文作麓是唐以前說文如此玉篇引易同  
說文是顧野王尚見漢易有作麓字者豐訓大屋  
也引易豐其屋與本義合釋文云豐其屋說文作  
豐今釋文豐字誤脫是唐以前說文如此廣雅豐大也是  
張揖尚見漢易有作豐字者則不必執古文易之  
本字不為麓為豐也執訓至也讀若執同一曰虞

書雉勢與鄭君尚書注韓之言至合燭訓火光類篇所引光當  
上增不字引商書曰予亦燭謀與經予若觀火  
義相應故訓近也引周書常故常任近為迫近之  
義常故為近侍之官與揚雄胡廣侍中箴合詞訓  
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詞與馬融本尚書合與禮記  
注詞之言同亦合則不必執古文尚書之本字不  
為勢為燭為故為詞也此類循文考義務在求是  
不可苟同亦不可立異

一說文引經因文散舉雖繁簡錯綜皆可尋其條理  
故有上下數文輒隨字類繫者如示篇柴字引虞



書下文瀨字即釋類于上帝王篇瑗字引尔足下文環字即舉肉好若一謂之環瑁字引周禮上文玼璫瑒字即並舉玉人之文是也有一句數字輒隨字類繫者如玉篇玕引禹貢珠琳琅玕上文即載琅字牛篇玕引春秋傳牝玕上文即載牝字口篇唵引詩民之方唵下文即載唵字是也又有不著經名實用經語者如示篇祠字注仲春之月云云用月令文祺字注地反物為祺用左氏傳文是也有不著經名實係經字者潛研堂答問嘗舉異文塙昏馗捋拊戩等三百餘字有合有違宜別

擇之此外尚多當更搜采有引某說即係經說者  
如卜篇貞字引京房說即京易章句釋貞字之義  
鹵篇鬲字引徐巡說即釋尚書寬而栗之義昌篇  
隍字引徐巡說即釋秦誓邦之杌隍之義巡受古文尚書  
心篇引博士說即三家尚書說洪範之文五經異義可證  
水篇溺濕汶字引桑欽說即釋禹貢之文欽受古文尚書  
菑篇黻字引衛宏說即宏古文尚書訓旨釋皋陶  
謩黼黻之文王篇珌字引宋宏說即釋禹貢珌珠  
之文宏從孫登少傳歐陽尚書見後漢書登傳然則宏亦為今文之學者與 夙篇崑  
字引歐陽喬說喬高義同形聲近 即歐陽尚書章句釋牧

誓如豺如離之文

引据史記周本紀

木篇檇字引賈

侍中說似侍中四家詩同異中說檇桐梓漆之文

牛篇犧字引賈侍中說似古文尚書訓中說微子

犧牲牲之文酉篇醕字引賈侍中說似周官

解詁中釋酒正之文亞篇引賈侍中說似左

氏傳解詁中釋文六年傳爲亞卿焉之文是

篇造引譚長說亦釋禮記王制造士之文其

餘偁賈侍中說者或非經解貴審別擇庶無

誤收

一說文引經有散見於它字讀法中者但須節錄其

句如竹篇草讀若春秋魯公子掘言篇諺讀若論  
語跂予之足之類至于繼讀若春秋傳曰輔繼是  
讀若公羊傳曰是階而走窾讀若虞書曰窾三苗  
之窾戴讀若詩戴戴大猷即用本字為音與全書  
之例不合近儒以為傳寫淆譌案此或讀若下脫  
一比音之字之窾二字則衍耳傳寫者未必改注  
中易識之窾秩為窾戴也又如繻既需聲又言讀  
若易繻有衣則讀若二字為衍也又如引書無讀  
若刊圍讀若驛而今本尚書即為刊字驛字引春  
秋畱讀若聶而今本春秋即為聶字此類或由後

人改易相沿至今或古文今文傳授異本

一說文引經之字重文者有古文籀文篆文或字諸體並附載

一小學之書說文廣雅最與爾雅相輔詁訓名物敷證極博輒依部居逐字甄采玉篇以下頗經竄亂必擇明引經句者錄之旁至漢魏碑銘釋藏音義文字異同靡不搜討

一漢儒傳注有古學今學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辨鄭司農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韓詩古文尚書

北堂書鈔引續漢書與後漢書同

又因涿郡盧植

事扶風馬融其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往周易鄭志是模問坊記注以燕燕為定姜之詩答云為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鄭君注禮易用京氏詩用韓魯公羊春秋用顏氏此其證也典午以後家法遂亡河洛之間尚遵古學迄于唐初得失參半今自見存兩漢傳注以下唐人義疏以前及諸散佚古注凡釋此經而引彼經者並采所以博

存異義補綴闕遺

一群經佚注近多編緝成書並雅材好博收拾闕遺  
今所纂經說係取諸諸家章句之外凡諸佚注不  
盡複錄然采獲浩博篇牘牽連即莫不貫弗其中  
闕漏亦甚矣

一經典釋文所載諸本異字諸家異讀並采

一偽書如家語孔叢子之類亦采者如讞獄之當具  
兩造

一周秦諸子未遭燔經漢儒先師荀卿最近賈傳董  
生絕學如綫淮南劉向雜家博收論衡以下條緒

可尋訖于家訓辨難頗覈它如宏景藥錄多通雅  
詁甄鸞算術專釋五經今並着覈百家源洄六學  
例諸介純夏撫廣徵尸子之大名槐檀柞櫓有援  
鄒書之改火

一史部起史記訖唐書稽討志傳鉤提疏議二京經  
業可一字而千金五代儒林孰重南而輕北至于  
通典之淹貫禮說水經注之研覈地理闡助經義  
是為闕博

一子注史注有涉經義者並采以資證明其為訓釋  
本書使文義易曉者稍擇最要附綴每條



一逸緯及唐以前逸子逸史別史傳記有涉經義者悉采

一六朝以前通人簞箸史傳而外文集間存於經術有裨不廢采求散佚

一采書悉仍原文宜詳毋略每書必標其卷其篇以明所徵有據善本訂誤者附注其下

一卷首仿經典釋文之法為序錄若干卷以稽家法考廢興

一總經編纂之例凡鴻章鉅典衆論如林及闕說眇情綜括經解皆提挈綱領不宜破碎取劉向別錄

之法為通論若干卷取班固白虎通義杜佑通典之法為目若干條

一分經編纂之例逐條排比離析章句各依漢儒家法其古學今學焯然可知者循其義類按次緝綴有所闕疑以類附當篇末

一編纂之例每條先揭本經篇名次錄所采之書易上下經題某卦書詩儀禮禮記爾雅題某篇周禮題某職春秋三傳題某公某年論語孝經孟子題某章文字異者悉標經句以便循省其為傳注證明者並列傳注本文於章句下

答翁覃谿學士書

壽祺謹復覃谿先生閣下。比數蒙手教，甚感荷。去春以來，先後示所訂阮氏釋文校勘記、段氏周禮漢讀考，精心果力，神明不衰。每對友朋，以為欽嘆。其中有欲獻疑而久未請謁者，緣其辯甚長，性既踈嬾，復念先生耆德，宿望而末學小生一孔之知，未必有裨於高大。且君子於所尊，弗敢質嘗聞先生性執，恐論難鋒起，萬一以筆舌為長者罪，尤非所以事左右之道也。故踰歲忍不發，既而聞先生徧語人極訾校勘記，輕付他手，繆誤紛出，則恐承學之士不揣本末，不顧

是非隨聲詆嫠不悉是書之體而遂以儒為戲非講學者之所以厚風教也故前日因啓問之間聊以毛詩卷中三事質三事者皆先生掇擊不遺餘力以為校者不讀爾雅不讀說文荒繆不通者也其二事王風釋文不漣校勘記謂小字本一行本所附釋文不作水此形近而譌校勘記指作水者譌也齊風釋文繹校勘記謂此字當作繹桃夭篇釋文云繹本亦作繹可互證此必當時別體字校勘記指唐人作繹者別體也而先生責其欲改不漣為水漣責其轉以繹為別體誤讀文義被以極寃過矣其一事小雅釋文

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校勘記謂二王  
字皆譌當作主壽祺據鄭氏詩譜云先其文所以治  
內後其武所以治外證陸元朗語所本皆以文武絕  
句是以敢為校者左袒也壽祺又據小序言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采薇以下合出車杕  
杜三篇皆文王詩獨魚麗為武王詩之始則治外不  
得專屬武王甚明而先生謂陸釋二其字指鹿鳴至  
魚麗十篇繫文王武王者言之無論分配不協而讀  
先其文王後其武王為句文義豈復可通乎夫經義  
高深詁訓繁賾一家之言孰無千慮之失即此三事

無失者先生亦以為無關義要然盛氣相凌所訾非其理儒者之言殆不若是忿戾也此則區區敢獻其愚之意也既承來教於前二事稱急欲改之蓋君子泰山河海之懷若此又援陳思好人譏彈其文而誘使盡言意思懃懃懇懇而不倦壽祺雖不敏亦安敢自匿其私不求請益於左右今謹就來教更申之釋文文王武王一事來教謂果用鄭譜則校者當云兩王字是兩所字之誤必不可改主字又謂所字與主字形不近而聲近不知尊意仍從俗讀以兩王字絕句邪押從鄭譜而徑改兩王字為兩所字邪從俗讀

則其誤不待知者而知從鄭譜則或改王為主特點  
畫小小之譌就而定之可矣其實如釋文之舊以先  
其文後其武為句王以治內王以治外為句謂王者  
所以治內治外也其義尤通若必依鄭譜為兩所字  
則釋文本字乃是兩王王之與所形聲皆遠何由致  
譌願先生三思之承詢識認之認今人多書作仞案  
仞字見漢書孟喜傳說文無認字列子夢仞人鹿殷  
敬順釋文云仞本亦作認道藏唐盧重元列子注本  
亦作仞此仞古而認俗之證不必談漢學泥說文而  
後為有據也先生所訂段氏周禮漢讀考數則今覈

之惟秋官司烜氏段據注故書燬作垣一言改官名  
之烜及注烜火也當為烜三烜字皆為燬似未盡善  
何也二鄭以燿烜為二字許亦重以燿烜為一字不  
可強合說文燿字解曰取火於日官名此據秋官司  
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燿周  
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此據夏官司燿言之其下  
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以燿烜為一字也高誘注淮南  
汜論訓亦曰燿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燿之文  
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所受蓋諸儒所  
見周禮司燿有作司烜者如世婦橐人環人之兩見



故併兩職解之也周禮鄭注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明是別擬音義釋文大書司烜曰音燬注燬同是經文作司烜不作燬矣注故書燬作垣燬字乃烜之誤段氏不改此一燬字轉改上下三烜字又疑司燿司烜不當為一遂謂說文本無烜字此其疎也然先生謂說文烜字乃司燿之燿與秋官司烜無涉則亦未審舛重兩解燿字之意與取火於日官名之語之所出矣又謂段氏即二徐所校說文與所校繫傳尚不能核對此尤訾非其理也大徐本說文烜在燿下小徐本烜在部末段氏正以二本參差疑其移附何謂不

能核對繫傳云臣錯案說文烜字在燿下注曰或从  
亘今此特出而注云或與燿同又別無音切疑傳寫  
之誤壽祺謂此乃張次立語非徐錯語繫傳中每稱  
臣次立案與臣錯案相亂耳說文烜字在燿下云云  
謂鉉本也今此特出云云謂錯本也繫傳朱翔反切  
即錯所用今云別無音切明非錯語然則段氏之疑  
二徐本附綴烜字亦有由矣段氏於說文用功最深  
海內無匹破滯發蒙精埒賈鄭此天下之公言雖有  
一二抵牾於其大體無傷也而如左右所訶得為平  
心論事乎鼎扛之鬬鼎覆之鼎兩字兩音此不易之

說也但儀禮作局不作鬯說文存鼎脫鬯而傳寫歧  
誤又以鬯注屬鼎故致糾紛攷士冠禮設局鼎鄭注  
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士虞  
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注累言皆  
同惟士昏禮設局鼎注云今文局作鉉鼎皆作密案  
今文古文之異前後宜各畫一以士冠等注證之則  
儀禮古文皆作局密今文皆作鉉鼎士昏注鼎上當  
脫古文二字也少牢饋食禮注今文鼎作鼎是今文  
又以鼎當鼎也既夕禮注今文鼎皆  
作密此注今文疑亦古文之誤少牢注古  
文鼎皆作密可證是古文又以密當鼎也士冠賈疏  
云今文局為鉉古文鼎為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

今文故壘之必他篇注悉與士冠注同疏乃得云一部之內皆然也古文局密並以同音假借鄭於局冢二字一用古文一用今文疏云不從今文故壘之者專舉局為鉉一字而言耳若說文與鄭雖小有異大致相同鼎部鬲曰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門聲周禮曰廟門容大鬲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是許以鬲為古文也篆文及注門竝譌以大徐音莫狄切小徐音民的反皆誤鬲為冢矣戶部局訓外閉之關不訓鼎杠是鄭本儀禮周禮作局者古文同音假借字非本字也金部鉉曰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鬲

此字今說文此倂禮者謂儀禮非周禮也說文凡引

亦譌為𠔁

儀禮則倂禮引周官則倂周禮妹重自序言倂禮周  
官皆古文其金書無不分別瞭然可覆案也段氏言  
儀禮古文本亦作𠔁後人改為同音之𠔁亦疑詞未  
定而謂今本說文誤合𠔁𠔁為一字謂說文鉉下倂  
禮為十七篇之禮皆郅確先生乃詆其欲欺天下人  
皆未讀書又恠人畏其專講形聲不敢觸其邊際誠  
鄙人所不解也漢讀考又言鄭注天官主以利得民  
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以利民與財利音別也利民  
與財利音別者如公羊之伐先生譏段氏不明舉傳

注之詞使觀者欲駁正而無從并譏何休注之傳會不足信謂周禮利字不知如何長讀短讀此又訾非其理矣案公羊言伐在莊公二十八年傳注治公羊者安得不知之段言音別如公羊之伐其意已明若必具引傳注之詞而後可則鄭君注上思利民一語不偁左氏傳不當先受純彊邪何邵公注公羊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蹶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聲五音九

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惡可相非且漢儒讀法別舉一字以定其音為常例即本字為音為異例周禮庾人注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與大宰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是也蓋一字包數音一音包數義音異者別其音義異者別其義字雖不易而音與義各判焉古者諧聲之學失其傳久矣後之學者尠能盡通所賴以稽尋墜緒獨有說文而說文止著一音不為分別之詞其它經典釋文景祐集韻往往一字兼載數音蓋古音猶有存者以周禮注散字例之安見鄭君讀利不為兩音乎莊子楊墨乃始離跂荀子綦谿利

跂楊倞以為利跂即離跂說文颺从風利聲讀若栗  
梨鬲並勑聲讀若勑勑古利字以此求之則利字之  
長言短言從可定矣此甚易解無可駁者不知先生  
何以譙讓之深也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謂寅餞納日  
本作寅淺內日此據集韻及羣經音辨也集韻二十  
八獮曰淺滅也書寅淺納日馬融讀通作餞羣經音  
辨曰淺送也滅也音餞書寅淺內日集韻所據馬融  
讀即本諸尚書釋文音辨序云凡字有出自經箋傳  
中者先儒之說必經著義既釋文具載今悉取焉然  
則音辨淺字引書取諸釋文審矣今本尚書釋文云



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其字作餞與集韻音  
辨不合者二書據陸元朗釋文舊本今尚書則唐天  
寶所改本今釋文則宋開寶所改本也案儀禮既夕  
禮緇翦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士虞禮乃餞注古文  
餞為踐尚書大傳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是淺踐餞  
三字音義通而尚書寅淺本字作淺馬融本與孔傳  
本並同馬讀淺為踐故訓為滅偽孔讀淺為餞故訓  
為送陸音淺賤衍反者以傳訓送必讀為餞知之也  
音辨惟據釋文舊本故知訓送訓滅皆同字也集韻  
言通作餞者指天寶既改之尚書易淺為餞也天寶

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尚書古文從今文見唐書  
藝文志開寶五年詔李昉陳鄂刪定尚書釋文改從  
唐之今文見崇文總目玉海困學紀聞唐太宗詔顏  
師古刊定經籍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  
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為定天寶十年詔張參  
撰定五經字樣頒於天下由是有司停納習本見封  
氏聞見記咸平二年從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  
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見玉海困學紀聞是皆校經  
之大節考古者不可不知集韻音辨所列經典異字  
異讀皆據未改釋文可貴在此段氏採擇之精此其

一端先生每疑賈文元書實淺鳥夷之類不詳出於何本此疑所不必疑者也治經之道當實事求是不可黨同妒真漢儒學近古其家法出七十子之徒宋後學者好非古其肌斷在千百載之下故不能不捨彼而取此而亦非盡廢之也其有存古可資者何嘗不兼收參訂以為薄宋後之書輒並其善者而不旁涉又豈通儒之見哉夫說經以義理為主固也然未有形聲訓故不明名物象數不究而謂能盡通義理者也何則義理寓於形聲訓故與名物象數而不遺者也言形聲訓故與名物象數捨漢學何由然非心

知其意博綜源流未足以與此壽祺聞道恨晚經術寡淺豈敢妄以鹵莽膠滯之見岸然搖壁筆札欺世盜名於一時且與段君雖相知豈至阿其所好即阮侍郎師所為校勘記壽祺固未嘗與其役其中分校諸人亦不盡相識皆無所庸曲護抑心所不安則不敢不伸其直道也昔侯芭稱子雲太元勝周易譽之過呂步舒不知廣川書以為大愚又毀之過二者壽祺皆不肯出此者也苟違心而附和則先生何取焉張編修惠言儀禮圖繪天子路寢與明堂同蓋本大戴禮盛德篇逸周書作雒解佐之以鄭氏玉藻注考

工記注毛詩斯干箋皆謂明堂路寢同制合之以逸  
禮王居明堂禮禮記月令注知王居聽政之明堂即  
路寢顏師古明堂議亦云然編脩之師金脩撰輔之著禮箋具  
詳其說大旨謂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  
為二王居聽政之明堂即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  
曰左右个是其地在王宮合諸侯之明堂則周官司  
儀為壇儀禮覲禮方明小戴記明堂位大戴記朝事  
義是其地在近郊金氏又以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  
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明堂與宗廟異  
制據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以

推合明堂路寢之制其義初新要之援據經典綜覈而不可廢明堂之聚訟久矣未易以口舌遽爭此不得引唐律以斷漢獄者也至若編脩之書條列經注簡要有法博於聶司業而精於楊信齋先生碩病其不載經文無從駁正不亦異乎壽祺鼎嘗鉤考齊魯韓詩者正欲為毛傳鄭箋疏通證明非苟鶻也詩有三家猶春秋之有公羊穀梁不可偏廢二傳存而三家詩亡說經者之不幸也三家訓詁大義多足與毛傳相發而鄭箋與毛傳異者往往本之三家毛解能不我甲云甲狎也解摧之秣之云摧莖也解是用不

集云集就也解倪天之妹云倪磬也此依韓詩也解  
子之湯兮云湯蕩也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正作蕩此  
亦三家詩也鄭讀素衣朱繡之繡為綃解十月之交  
為厲王詩解阮徂共為三國名此魯說也讀可以樂  
飢之樂為療讀邦之媛也之媛為援此韓說也讀其  
初孔有之初為麇亦三家說也是皆證據顯明他可  
推究前人蓋未窺及此也鄭君時魯齊韓並立學官  
家習戶誦故箋所采撫不煩具徵諸家而治詩者無  
不知之然非鄭君囊括宏通莫能擇善而從居今日  
而非博觀詳說亦莫能探古人之用心而徐與決別

其是非惡得擬之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乎仰荷大  
雅之誨忘其擣昧以進伏惟鑒察幸恕狂瞽辜祺頓  
首死罪死罪



答許子錦論經義書

壽祺白久未得遼陽消息旅宦何以自存日為執事  
懸懸也頃料檢篋中簡札見執事前所咨經義數通  
深歎執事服官之後精求儒業若此雖皓首下帷者  
曷足方其淹雅耶曩病且嬾未及條覆今謹獻其愚  
以俟裁擇焉來教謂百餘年來宗尚漢學然是非得  
失容得各申所見援鄭司農箋詩宗毛而常易傳師  
馬而以馬說為非證之誠宏通矣然壽祺所以不喜  
攻鄭者以為學者未嘗深究本原會通撰述之微意  
徒耳熟於王子雍趙伯循等之說悅其淺近易曉遂

從風培擊不顧其安而非敢阿好古人寧道周孔失  
不言鄭服非也魏晉以後典籍淪棄有甚於秦燔抱  
殘守缺無殊於伏壁而漢之儒者猶及見秘府之逸  
編聞先師之緒論拾遺補藝非同虛造且如鄭箋毛  
詩其所易傳之義大氏多本之魯韓解阮徂共為三  
國名鮮豔妻為厲王后讀他人是愉為偷讀素衣朱  
繡為綃此魯說也讀邦之媛也為援助之援讀可以  
樂飢為療飢療與療同此韓說也讀其初孔有為其  
慶孔有與舍人尔足注引詩合此亦三家詩也如斯  
之類不能盡考舉一反三足以徵信自王子雍以來

未有能持此論以闕其口者鄙人嘗覈之經傳實事求是自以為發千載之覆者古如執事必能辨之蓋鄭君深明於聲音文字訓詁通借之源折衷乎微言大義囊括網羅之美其學之卓出諸儒者在是或謂鄭好改字妄相詬病以所不見而誣古人殆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矣來教又疑范氏三家詩拾遺引崔靈恩集注本獨作螻指為齊詩復云茂昌皆齊地未注所徵當緣漢書地理志以螻為齊詩斷之案三家詩自王伯厚所輯已多舛誤范氏書尤繆妄不足觀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虋螻之間兮齊詩

者謂齊國風之詩與前僞豳詩秦詩邶詩唐詩鄭詩  
陳詩一例非謂齊轅固生所傳也陸氏釋文載崔集  
注本作嶺者疑崔即取之地理志然亦不言是何家  
說惟顏師古注地理志云毛詩作旋齊詩作營始言  
為轅固之齊詩又於志右扶風杜陽注亦引自土沮  
漆齊詩作杜齊詩久亡不知師古何從得其說豈出  
於服虔應邵等音義邪然班固之習齊詩他無左驗  
顏注地理志誤以周道邠夷為韓詩而不考韓詩實  
作威夷則其它踳駁者未可盡信也來教又以大戴  
禮記中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

小辨用兵少閒是也此說由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始  
著之儒者無異議劉向言三朝記七篇在大戴禮今  
小辨以下三篇錯在後考其文義固與千乘四篇相  
類師古注高帝紀以臣瓚引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  
者謂出用兵篇非三朝記則師古之乖也來教又謂  
二戴篇目不符意小戴所刪即大戴所錄今大戴哀  
公問曾子大孝授壺三篇重出刪之則大戴止存三  
十六篇合小戴四十九篇適符原書八十五篇之數  
後人以小戴已具者不復重錄故刪去其篇而篇次  
未改故其書始於第三十九終於第八十一司馬貞

所云闕四十七篇者非是執事是說傳會似巧而攷之未審案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本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六藝論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盖二戴所傳皆取諸此非獨八十五篇也往錢曉徵詹事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漢志百三十一篇之數此說亦非也大戴記中與小戴重出者哀公問曾子大孝投壺外猶有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本命篇亦多互見且漢書王式傳傳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

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  
王世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篇則篇目與小戴  
同者多矣惡在其為大戴所取即小戴所棄小戴所  
錄皆大戴所存邪大戴公冠篇末有孝昭冠辭禮察  
保傅篇闌入秦漢悉與賈誼疏同此則後之學者誦  
習附綴之失不得以是疑全書雜出漢儒也藝文志  
及別錄並偁古文禮記則是周秦舊書何有漢儒之  
作今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語將謂後人孱入  
邪抑謂此傳非出太史公筆邪來教又詢及字林與  
說文類者案晉呂忱撰字林以補說文之闕其訓故

往往取之說文而唐人陸德明釋字應李善等恆捨說文而援字林可謂逐末而失本避難而就易者也壽祺今夏迄今患溼瘍久閉門數月因撰駁五經異義攷證三卷取便瀏覽不足言裨助經學繕寫成將就正有道焉比年頗喜討論經義少有所得第疾疢牽纏人事煎迫精力日減未彊已哀學業無成良自悼懼所欲述者有歐陽夏侯尚書攷尚書大傳箋魯齊韓詩說攷禮記鄭讀考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說文引經考兩漢拾遺輯別錄七略昭代文徵諸種顧多未卒業轂下車塵馬足殆非仰屋梁著書之



所交際煩碎食貧窘艱皆易以廢學以是益歎執事  
之不可及也率爾裁答惟恕狂瞽匡所不逮幸甚幸  
甚

答臧拜經論禮辭韻

頃見執事孟子齊伐燕攷鉤稽精諦破數千載膠轕之疑悅服無已既以一二請質過辱嘉納有若江海之善下復示儀禮冠辭昏辭說教所不逮非所謂矜其蒙而欲彪之以文者耶敬謝敬謝案詩小雅車攻五章大雅抑三章皆首尾為一韻中數句又隔別為韻昏辭往迎爾相與若則有常韻承我宗事與先妣之嗣韻即其例也假古通嘏郭注爾疋釋詁引詩湯孫奏假為奏嘏鄭注禮記曾子問讀不假為不瑕蔭瑕嘏並從段聲其見於詩皆入魚模麌姥韻則冠

辭假之諧甫無疑顧氏唐韻正段氏音均表孔氏詩  
聲類僉同此論陸德明儀禮音義亦音假為古而其  
餘協韻多舛執事今從顧段孔三家以正王庶子禮  
辭末不入韻之說是也來教又欲以我韻迎以孔韻  
爰而下詢其可否案迎與逆聲義俱通周禮左氏傳  
迎皆為逆禹貢同為逆河漢書溝洫志作迎河爾疋  
釋言逆迎也劉熙釋名逆還也離騷迎與故韻是讀  
迎如逆也且迎之本字未嘗不可讀入魚模諸韻逆  
从步聲迎从卬聲古音魚模與陽唐多互相轉故亡  
與無通荒與懣通

爾雅釋詁注

旋讀為甫

攷工

記黃讀若

郭岐讀若撫嬰讀若穢

說文

若以我韻迎則我當讀為

吾我與吾本一聲之轉也孔與空通詩賓之初筵以  
筵恭反幡遷僊為韻則孔可諧爰也再以爾足徵之  
逆迎也印吾我也孔閒也義在而聲亦可隨之轉矣  
雖然壽祺尚有疑者古人文法似疏實密故三百篇  
用韻之法錯綜變化孔氏詩韻例備矣但來教以冠  
辭昏辭必字字有韻無乃過於破碎煩亂非古人意  
與又以句末之韻與前文句首之字遙協則三百篇  
從無此例益非所安疊韻雙聲古書隨舉輒是然必  
有條理可尋未有一上一下條此條彼橫截句讀強

設通轉惝恍不可定而一一執以為韻者也冠禮字  
辭備字為韻嘉宜為韻永受保之之與備字隔協為  
韻曰伯某甫與假為韻其下仲叔季唯其所當七字  
則說禮之詞不入字辭之內豈必有意牽以諧韻耶  
藉令其然又不宜不上協句末之字而轉上協句首  
之字如執事說之以當協永也昔成王冠周公使祝  
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辭且不欲多而所作禮經用  
韻頌若是其破碎煩亂乎蘇蕙之回文鮑照之建除  
數名沈炯之六甲十二屬六府八音及口字咏下迄  
蘇軾之吃語詩黃庭堅之五平五仄詩皆詞人偶爾

狡獪弄翰竊恐古之聖人未肯出此也毒祺黥淺不  
足以窺經訓之奧寬狂夫之言敢謂可擇惟執事終  
教之幸甚

與臧拜經辨臧陶謨增句疏證書

拜經執事承示臧陶謨增句疏證謂據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應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為尚書本無出魏晉人偽撰條舉件繫自信不誣異哉執事之果於疑經也壽祺攷之七十四字可證者十有一而執事之說所不解者十有五請畢其言而執事裁焉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采虞夏書略具夏本紀敬四輔臣之下曰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諸衆讒嬖臣者即庶頑讒說之訓也君德誠施者即彙括侯以明之訖時而颺之之辭皆清矣者即彙括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辭也下經禹曰帝光天  
之下訖車服以庸亦君德誠施之意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亦皆清矣之意史文簡而賅若此雖不載七十  
四字而義已無不舉昭然明白惡得誣史記以轉誣  
尚書之無此文邪尚書設無此文則史記贅君德誠  
施二語於經何所附麗邪今執事以俟訛君以明之  
訛皆清斯不辭矣不解一也且史記采尚書固多撮  
叙節引之體如舜本紀述諸臣之讓不及及斨伯與  
夏本紀述皋陶言天工人其代之其下即云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不及天叙有典訖五服五章之詞其



下又即云吾言底可行乎不及政事懋哉懋哉訖敬  
哉有土之詞若以史記所不載輒指為偽簡則此等  
亦將非尚書本文所有乎不解二也尚書馬鄭注不  
可見賴以存梗槩者陸氏經典釋文孔氏尚書正義  
耳釋文於續舜典姚方興二本曰若稽古訖乃命以  
位二十八字大書細注皆別言之一云十二字孔氏  
傳本無一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於至于北岳如西禮云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於橐  
飫序云衆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  
共故逸於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於

酒誥王若曰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於顧命王崩云馬本作成王崩於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於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然則元朗於馬鄭王本一字有無未嘗不錄安有七十四字之闕而反畧之哉以此知馬鄭本集陶謨同孔傳本審矣而執事徒以馬鄭七十四字注不見羣籍遽疑古文不解三也尚書正義宗孔抑鄭者也其於舜典亦曰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堯典我其試哉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若馬鄭本漏皋陶謨七十四  
字孔冲遠何容無一言及之如所譏馬鄭不見古文  
不見孔傳者冲遠既無一言則馬鄭本並有此七十  
四字審矣惡得歸獄偽孔比大禹謨而竟刪之不解  
四也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  
此釋其義明其用也重文云遽古文撻周書曰遽以  
記之此引經以證古文之異也𧈧部蠢動也重文云  
載古文蠢从𦍋周書曰我有載于西二部恒常也重  
文云𧈧古文恒从月詩曰如月之恒斤部斲截也重  
文云𧈧古文斲从𧈧𧈧古文𧈧字周書曰𧈧𧈧今無

它技此皆先釋義後引經猶前例也遽下引虞書爲周書特傳寫之誤說文引尚書傳寫誤者夥矣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瑶琨夏誤虞剝下引周書天用勦絕其命夏誤周勢下引周書大命不勢商誤周退下引周書我興受其退商誤周眊下引虞書耄字从此此呂荆耄荒之字周誤虞愚下引詩相時愚民此般庚之享商書誤詩奚獨遽字引書一譌而必力排之也執事以為說文所傳者周禮案周禮閭胥曰掌其比觥撻罰之事小胥曰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曷嘗有遽以記之之文說文所傳顯出臧謨今不易周爲虞

轉欲改書為禮不鮮五也侯以明之捷以記之即扑  
作教刑及典樂教胄子之事周人鄉飲鄉射皆有捷  
扑之罰蓋因於古習鄉習射一勸一懲尚賢絀惡其  
道宣著今止取其一有勸無懲晷促而不完義偏而  
不備不鮮六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曰於是孟春元  
日羣后菊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  
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此文多用尚書而百僚師師  
具惟帝臣則皆皋陶謨詞也薛綜舊注具之言俱也  
其下善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善曰當為尚書曰此  
亦薛注援經為證也文選本有脫謫遂誤為李善注

不思善曰之下引書詞而不稱書文選注寧有是例  
邪此不待智者而決矣綜卒於吳赤烏六年偽孔書  
傳未出所見尚書有此八字其非偽撰灼然可知且  
孔傳尚書作共惟帝臣若李善引書不應違孔本作  
具惟而執事以為作偽者用東京賦故辭注不言出  
尚書不解七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執事即以堯典之文當之  
案經傳無稱堯典為夏書者漢魏諸儒從堯典至允  
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然堯典不可專稱夏書  
猶禹貢不可專稱虞書尚書大傳有唐傳虞傳說文

屢引唐書虞書言部稱虞書曰咎繇謨又傳虞書曰  
明試以功是今文古文家亦未有稱堯典為夏書者  
左氏文十八年傳曰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  
典克從是堯典稱虞書之明驗蓋堯典事未涉夏故  
不得稱夏書而皋陶謨闕虞夏之間故得稱夏書矣  
杜預注左氏夏書曰尚書虞夏書也杜正親見賦納  
以言十二字在虞夏書皋陶謨中故知傳傳夏書謂  
此而執事舍此左證以為杜目堯典言之不解八也  
執事所持者以賦納為古文敷奏為今文故謂賦納  
以言即堯典之敷奏以言也案堯典作傳奏亦作敷

奏皋陶謨作賦納亦作傳納音義皆通梅賾本皋繇  
謨作敷納明試作明庶其小乖異也然典謨文雖近  
似二事判然不可相亂何以明之史記五帝紀曰羣  
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史以訓詁代  
經文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賦納不可訓徧告也杜預  
注左氏傳曰賦取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然則傳奏  
者自下言之賦納者自上言之也公羊傳桓元年何  
休解詁引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臣下各奉職奏  
事以敷奏其言明試其功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



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皆取堯典詞也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叙傳述中宗紀曰時舉傳納王符潛天論考績篇曰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皆取皋陶謨詞也王莽何休引敷奏上連羣后四朝故知敷奏者堯典之文也王符引賦納與左氏傳同而下合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故知賦納者皋陶謨之文也二者分別若此安在其為今文古文之異哉古文尚書兩漢未立學官傳習亦尠元始五年暫立輒罷故當時朝廷詔令臣工章疏所稱尚書

莫非歐陽夏侯班固自為文辭亦往往用今文王符  
潛夫論言易稱先師京君言詩皆齊魯韓異說言書  
如述赦篇引呂刑冠賊消義引康誥人有小罪匪省  
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之類亦必本歐陽夏侯其  
併賦納豈必從古今執事徑廢皋謨併歸堯典以二  
文之判強區古今果何據乎又云偽孔既取敷納以  
言十二字羣入皋謨因存納於謨從奏於典存試於  
典改庶於謨夫偽孔綴緝二十五篇首尾頗具以古  
文逸十六篇不傳故得售其欺大誓以馬鄭言後得  
諸書傳所引不在篇中尚多故亦得偽撰三篇以易

之至於二十八篇馬鄭之本具在安能悍然竄亂其  
閒以欺天下故但以堯典析為舜典以皋陶謨析為  
益稷以顧命自王出在應門之內析為康王之誥而  
已其它不能變易也而况進甲退乙避東就西彼此  
紛紜何不憚煩恐偽孔愚不至是矣不解九也執事  
又謂漢書叙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偽者橫截前  
史剽竊舊文案叙傳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  
通煒燿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綴經文  
為句猶述武紀之疇咨熙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偽手  
不解十也執事又謂鴻嘉之詔作傳納蓋劉歆等尚

古為之攷歆河平中以黃門郎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位猶未顯其時成帝未聞崇尚古文使歆視艸也成帝本紀引書七事如黎民於蕃時雍罔克耆壽咎在朕躬乃今文之異豈皆歆所為乎王莽引書亦作數奏莽好古而愚者也歆佐莽以潤色文章者也何以不改數奏為傳納豈歆之尚古能行之成帝不能行之亡新乎不解十一也後漢書胡廣傳尚書史敞等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李賢注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案此則明試以功之文兩見典謨漢人所言信而有徵李賢注以堯典為舜

典雖依孔傳而以益稷為咎繇暮則依馬鄭本亦足  
證馬鄭古文有此語矣何得以馬鄭注不見而疑經  
乎不斛十二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書曰舉服有庸  
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潛夫論引書曰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而說之曰此  
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董王所稱符合則經  
有此文信矣乃以為誰敢不讓二語必尚書舊說而  
釋經者連引之不斛十三也執事又載管君說謂尚  
書之文誰皆為疇今書乃曰誰敢非尚書之文也案  
虞書績工載庸皆訓功朕予皆訓我欽寅祗皆訓敬

若惠慈皆訓順前後雜出非一端也它若克之與能  
俾之與使采之與事諧之與和亦同訓而互用疇誰  
岐見安足為疑信如所言則五子之歌曰予誰疇依  
說命曰疇敢不祇承王之休命字仍作疇作偽者曷  
為明於彼而闇於此留其蟻以招後人之掊擊又惡  
不至是也不解十四也執事又謂虞書言欽訥言敬  
案虞書言敬者屢矣曰敬授民時曰敬敷五教曰亂  
而敬曰日嚴祇敬六德曰敬哉有土奈何獨訾敬應  
哉必謂唐虞之文異於三代則姬妣之史官不若今  
之操觚之精矣不解十五也執事是說濫觴陽湖孫

大夫輔以江寧管氏文登畢氏管與畢壽祺未嘗相  
知孫大夫博洽宏通素所景仰然其所輯古文尚書  
注易嶠夷為嶠鐵易昧谷為柳谷易不嗣為不怡易  
卹哉為謚哉易阻飢為祖飢易在治忽為采政忽易  
心腹腎腸為憂賢揚皆誤仍今文為古文而浮于淮  
泗達于河轉不改為蒨雨霽驛蒙克轉不改為雨濟  
圍蝨克以後得大誓失中下二篇不知孔氏正義明  
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是據馬鄭本  
言之何得更有中下二篇以左氏傳引盤庚惡之易  
也引康誥父子兄弟不相及也為佚句不知此古人

約舉經義之體以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建皇授政改朔為佚書不知此尚書中候之文以  
說文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為佚書不知此周禮校  
人之文以說文稱怨匹曰述為寔書不知此說文之  
又一解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  
後漢書所引周書盡入尚書佚文不知此周書七十  
一篇之佚文此類不可勝舉尤可異者公羊疏指何  
休引書羣后四朝敷奏以言云云曰此逸書也逸書  
乃虞書之譌無可致疑顧謂疏傳賦納以言為逸書  
則二十九篇亦有為偽孔所亂者既信譌字以自愚



復改注文以誣古得非賢者之過邪然則其謂說文  
引周書遽以記之疑偽孔竄入皋陶謨者未可從也  
執事知公羊疏逸書為虞書之譌而不辯說文周書  
為虞書之譌方且隨聲附和詭為卓識其然豈其然  
乎古文逸十六篇久絕馬鄭注本迄宋亦亡而二十  
八篇之經幸魏晉間未被竄改猶得厯存不過文字  
小有異同乃忽據不根之論臆加絀減甚者詆嫫女  
義輕下雌黃使虞夏需零之簡遭今而益殘梅姚割  
裂之辜得我而分謗名為崇信古文實毀棄之欲發  
偽孔之覆然不足以服其心適以授之柄而助其瀾

竊為執事不取也方今經術昌明海內敦尚古學然  
所慮尊經之過翻以亡經者古之愚變而背古強執  
一二文字差互踳駁之端橫改數千載以來諸儒傳  
受之舊蹈宋元學者移剏經傳芟削詩書之妄而啓  
天下以非聖破道之萌恐閭閻百詩惠定字諸先達不  
肯出此者也執事殆未之深思與壽祺蒙昧固滯眚  
通縲進芻蕘罔碩忌諱惟執事幸察之

答段懋堂先生書

懋堂先生執事往讀先生所考定尚書毛詩儀禮周禮說文音韻諸部驚歎悅服以為賈鄭復出所以發人神智扶掖來學無窮今天下治經殫研小學具有漢儒師法非執事孰為先啓其鑰邪曩有淺人自負讎校而不通聲音文字之元妄下雌黃詆媿尊著壽祺嘗爭之要之淺人固不足辨也古之經師伏生申轅之倫多名德期頤之壽執事大耋遐年好學不倦非其人邪昔過吳門重奉教迪行旅恩恩恨未能執經侍側朝夕講益比由江君子蘭轉奉手示存問拳

奉過辱獎借循循善誘感與媿并壽祺生質駑鈍聞道已晚少為科舉詞章之業蚤竊科名既覺其非乃始從事於經而鄉黨淵源罕言許鄭之學再上公車然後見當世大雅宏達所討論而得其門屈指海內通儒發聾振聵之功莫過於執事與錢竹汀詹事王懷祖河使程易疇孝廉數君子然壽祺於數君子雖咸從捧手而腐朴曲鍼不以為不屑教誨而慙慙然拾引而進之者則於執事尤蒙淑艾之私而當盡師事之義者也壽祺性狷直不能為世俗齷齪脂韋之習竊恠近日學者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

而氣節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處日蹙無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憂也自維迂拙苟終身樸學之中少有心得賢於博奕而已承詢著述慙無以應曩在京師編五經異義疏證三卷粗備檢覽謹并書禮經說數篇錄寄就正望賜匡抹而勿麾之門牆幸甚幸甚

附懋堂先生書三通

恭甫先生閣下自壬戌年得奉教益直至於今每深馳想先生人品經術皆不作第二流人

聖心簡在慰天下重望第已老甚所仰霖雨蒼生也

比來大箸能見示一二否茲因臧西成入都布問福  
安西成言學其推尊者惟先生雅有水乳之契相晤  
之樂可知也玉裁頓首

又

辛年握手匆匆以為大兄先生即出就維揚之館相  
晤不難也既而知蘭陔色養講席即在桑梓無任馳  
溯海內治經有法之儒為吾兄首屈一指禮記鄭讀  
攷等書尚未拜誦即為弟解紛之作亦未得一見兩  
年來著述想甚富弟明年八十老至而耗及之不能  
殫精殊可歎也未審尚能相見劇談否在東已作古

人厚民飢驅鹿鹿茲因江子蘭沅游閩中肅候侍奉  
近安子蘭與顧千里蘇之二俊也審吳弟段玉裁頓  
首

又

恭甫大兄先生執事伏惟侍奉万安興居多吉今歲  
三奉手書見賜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儀禮諸經說一  
一盥手雒誦既博既精無語不確如執事者弟當鑄  
金事之以近日言學者淺嘗輒說騁驚獵名而已不  
求自得於中也善乎執事之言曰文藻日興而經術  
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處

日感無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愚謂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况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貴鄉如雷翠庭先生今尚有嗣音否萬舍人乞為致候江子蘭札云邵武有高澍然亦良執事主講宜與諸生講求正學氣節以培真才以翼氣運大著尚當細讀以求請益弟今年八秩終日飽食而已記一忘十甚可笑也安足以當執事之推許玉裁再拜



與仁和梁曜北書

壽祺白辱賜大著史記志疑古今人表攷呂子校補  
瞥記數種啓導蓬心甚荷德教其書卷帙浩博卒卒  
未能盡宣究先取瞥記讀之輒嘆鉤深索隱之功甚  
至猶有一二欲獻疑者謹條疏如左

一瞥記云尚書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偽  
大誓篇每引孔安國說宋裴駙史記集解於五帝本  
紀教釋子引孔安國注云釋胄聲相近於夏本紀下  
土墳壚引孔注云壚疏也今孔傳皆無此文論語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孔傳迥異豈諸

人並見真孔傳與壽祺案史記漢書漢紀皆不言孔  
安國作尚書傳前人辯之審矣李長林東晉江夏太  
守其時枚頤之古文尚書已行豈得有兩孔傳並出  
而諸儒無一言及之者乎太誓正義所云偽太誓者  
漢儒相傳之大誓今古文皆取之非偽也孔穎達以  
枚頤本為真古文故指馬鄭本為偽然安國無作傳  
事安得專為太誓三篇作注長林所引之孔安國疑  
晉安帝時尚書見晉書禮志及通典非漢之臨淮太  
守也然今孔傳亦有失其舊者史記集解引孔傳壚  
䟽也今尚書傳無之毛氏汲古閣本乃於傳下誤題

疏字而實無孔疏一字反羈以陸氏釋文壚音盧說  
文黑剛土也九字誤題作傳分注其下踳謬已極攷  
通典食貨一田制叙禹別九州田上其文悉出禹貢  
兼載小注其文悉出孔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注云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上六字見今孔傳下三  
字文相連屬而與集解所引合然則孔傳本有壚疏  
也之訓甚明不知何時脫漏世蔑知之者矣陳祥道  
禮書卷三十四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  
壚為疏此尤確證南宋本柳文音義亦引孔傳壚疏  
也蓋此三字之亡在南宋後矣若五帝紀教穉子集

鮮引鄭元曰國子也其下案尚書作胄子六字及穉  
胄聲相近五字乃裴駙語蓋證明史記尚書之異文  
其中間孔安國曰四字當是張守節正義引孔傳語  
刺史記者附入正義牽連亂之集鮮中失刊削耳若  
以穉胄聲相近五字為真孔傳不思安國先司馬遷  
卒何緣援史記以證尚書耶且東晉時奏上孔傳舜  
典一篇亡失采王肅注續之更何緣有安國傳之佚  
文為裴駙所取耶何晏引安國論語注本與尚書無  
涉論語予小子履以下今在偽湯誥中雖有周親以  
下今在偽太誓中安國古文增多十六篇無湯誥今

之偽太誓又非安國所見以其論語注而疑有真孔傳此疑所不必疑者也

一瞥記云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對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乃偽古文谷子雲安得見之壽祺案谷永傳所引經出文侯之命篇偽古文君牙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文本不同師古可謂重慳貲繆

一瞥記云漢書藝文志載周歌詩凡五家則三百篇外周時之詩漢代尚存百六十六篇惜皆不傳壽祺案藝文志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

歌詩二篇又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即河南周歌詩七篇之聲謚也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即周謠歌詩之聲謚也周上或冠以河南或否皆名其地此東西周之別非商周之周也志列吳楚汝南燕代雁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閒齊鄭淮南左馮翊秦京兆秦河東蒲反案阪通雒陽南郡諸歌詩皆漢代所采土風與周歌詩一例班固叙詩賦家謂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亦言采詩夜誦師古注采詩依古道入徇路采取百姓謳謠是也焉得緣史記古詩三千餘篇之說而謂三百

篇外之周詩漢尚有存者乎

答臧拜經論鄭學書

前蒙手教言鄭司農詩箋禮注多用魯詩誠覈誠確  
壽祺鄉所為經郭例議固已及之矣顧謂鄭君本習  
魯詩斥范史本傳沒其實而曰通韓為不可據猶若  
有所未盡也何者北堂書鈔引續漢書亦云受韓詩  
范史固本之司馬彪書非能虛造其疎漏則有之矣  
蓋鄭君先受韓詩實已無通三家後乃治毛氏禮注  
所據未嘗專守一師也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章注  
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此鄭叅稽四家之驗儀  
禮士喪禮既夕注引竹柩緇滕周禮弓人注又為竹



韋瓘儀禮士虞禮注引吉圭為饔周禮蜡氏注又  
為吉圭惟饔官人注又為吉蠲為饔候人注引何戈  
與祓禮記樂記注又為何戈與綴此鄭博採三家之  
驗故賈公彥孔穎達王應麟諸人以為鄭唯據韓誠  
攷之不審執事以為鄭惟習魯必欲廢通韓之說則  
亦矯枉而過其正也鄭學博大網羅衆家擇善而從  
豈容偏廢且儒林傳言鄭傳小戴禮而三禮目錄每  
稱大戴本傳言鄭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後受古文  
尚書而所宗者易乃費氏春秋乃左氏尚書之外又  
注伏生大傳三禮注徃徃引京易公羊穀梁春秋傳

歐陽夏侯尚書大氏史家之辭撮述顛末不暇詳綜  
異同觀其會通存乎其人今必以言韓詩者為不可  
信則其餘亦將訾范氏之悉舛而示鄭君以不宏乎  
執事謂鄭用韓義無可攷今案禮記經解注明引韓  
詩內傳樂記注商宋詩也與史記宋世家索隱引韓  
詩說合孔子閒居住詩讀湯齊為湯躋與韓詩外傳  
第三合儀禮士虞禮注引飲餞于泥周禮射人注引  
宜豳宜獄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韓詩合釋文泥為  
坭豳為豳豳豳一字儀禮注泥从水者傳寫誤耳衛  
風邶之媛也箋曰邶人所依倚以為援助釋文曰韓

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乃助字之誤陳風可以樂飢  
箋讀樂為癰韓詩外傳第二作瘡癰瘡同字然則箋  
毛亦間從韓義安得云無攷乎不寧惟是鄭志云初  
注記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盧君謂盧植先師謂馬  
融盧君說詩今不可見馬雖治毛詩而南有樛木馬  
與韓詩本樛並作杓見釋文其所作廣成頌一篇尤  
多用韓詩曰詩咏圉草本於韓詩之東有圉草曰駉  
駉譟謹本於韓詩之駉駉駉曰縱特肩本於韓詩  
之並驅從兩肩兮今後漢書圉草之圉譌圉駉之  
駉譌鄙注又譌駉為侯當以文選東都西京兩賦注

正之由此觀之馬亦先習韓詩也廣成頌又曰蟋蟀  
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案石經魯  
詩山樞作藍今頌不作藍則馬所據非魯詩明矣鄭  
言先師亦然此亦習韓之一證也爾雅釋畜駉牝驪  
牝經義雜記依釋文更定如此執事復以雪窗書院  
舊鈔爾疋證之甚善但陸德明所見郭本爾雅終竟  
乖繆攷鄭注周禮度人禮記檀弓並引爾雅曰駉牡  
驪牝今周禮釋文云牡驪絕句牝字頻忍反絕句今  
周禮禮記注疏上牡下牝皆互誤是鄭所見爾雅不  
作駉牝驪牝也釋文云孫炎改上駉牝為牡讀與郭

異是孫所見爾雅不作駉牝驪牝也說文駉字引詩  
曰駉牝驪牝即爾雅之文上牝下牡又與鄭孫讀異  
恐是下脫乎字然許君所見介足亦不作駉牝驪牝  
也毛詩駉牝三千傳曰駉馬與牝馬也毛傳故訓皆  
本之介足若爾足釋詩以駉牝連文傳不宜分而為  
二是毛公所見爾足亦不作駉牝驪牝也周禮度人  
疏介足之意以詩人蒺藜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  
有牡故云駉中所有牡則驪色牝則乎色是賈公彦  
所見爾足不作駉牝驪牝也釋獸麋牡麋牝麋鹿牡  
麋牝麋麋牡麋牝麋狼牡麋牝狼鄭孫讀駉牝驪牝

乎與此文例符一無復可疑倘如郭讀直以驪釋駮  
可矣連牝於驪抑何贅也今雖依釋文謂宜附正其  
後俾學者得郭本之真又以識郭本之踳蕪無迷誤  
惟執事裁之

左海文集卷四下

福州陳壽祺恭甫

答林敬廬先生書

正月二十有四日奉誦手札存問殷勤感荷不可言  
喻惟先生動靜康強深慰馳仰壽祺去歲 記名臺  
職同好或為惋惜壽祺乃以為報稱益難蓋詞林立  
言其效在一身臺垣立言其效在家國天下此鄙人  
少日所為激昂慨慕於古人者也來教所舉達體酌  
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洵儒者進言之要道壽  
祺素昔持論謂今之人情內則知有妻孥而不知有  
父母外則知有朋黨而不知有君臣前所言者雖若

有激於私後所言者比已屢驗矣壽祺碌碌無所短  
長惟氣節二字微尚所存重蒙諄誨敢不勗勉然猶  
有難者乃者言官多擁虛位萊陽侍郎而外有山左  
牟昌裕嶺南鄭士超亦清介遺直惜今竝逝矣臺臣  
不為仗馬寒蟬則必毛舉細故他時倘玷惠文冠恐  
陽諫議未必不為韓子所疑亦惟兢兢自矢而已不  
敢以意氣用事也翰詹大考似且暫停亦足以少息  
躁競壽祺引見坊缺已厠前茅京察亦忝薦舉要皆  
意計所不存富貴利達壽祺雖愚陋尚能浮雲視之  
獨念老親困於家累息肩無日游子痛心疾首不堪



為長者告耳吾鄉比來風氣益澆士論多鄙如長者  
盛德為魯靈光而國人不知矜式若之何哉春山戶  
部恬介可重寄札已為轉致令孫學業目崇今年幸  
早入都海天馳羨伏惟珍衛不宣

與王伯申詹事論古韻書

壽祺白近觀諸家論音韻書私疑顧亭林江慎修四  
聲通押及詩易參用方音之說未可厚非何者魏晉  
以前本無四聲之別高下清濁取其同類而已至於  
間巷謳謠發於婦孺往往矢口成歌自協聲調輶軒  
所採未必更加潤色糾以韻書間不盡諧至今猶然  
何疑於古也且齊人言殷如衣禮記中庸鄭注稱裂為殂樂記  
注謂萌為蒙易序卦謂得來為登來公羊傳秦人謂  
抗為挑少牢饋謂搖為猶禮記檀弓注周人謂顙為申檀弓  
楚人謂陳為陵檀弓注齊魯謂居為姬檀弓注陳宋言桓

如和

漢書傳六十一如淳注水經注引古文尚書和夷底績鄭注

周秦讀至為實

禮記

雜記

南陽名穿地為窰

周禮鄭注

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

卷為武

雜記

其文皆見易詩禮春秋傳然則方音之

字施於經典安在不可施於三百篇之詩蓋一聲之轉即可交通不必其同部也方語之近即成流變不必其悉諧古韻也古韻有一字一音百見不易者有一字數音屢遷不拘者設古詩三千篇盡存於今則其源流同異必瞭然可稽今既僅存三百末由考其岐互安知當時非太史採之列國不能不存其方音可通之字乎詩賓之初筵以嘏與儗邶韻共與筵反

幡遷僊韵奏與鼓祖韵抑以紹與酒韵秩與筵韵行  
與言韵疾與戾韵桑柔以矜與旬民填韵熱與怵恤  
韵東與慙辰痛韵寇與可詈歌韵瞻與相臧狂韵楚  
茨以奏與祿韵孫與燠愆韵大田以勝與賊韵興與  
林心韵小戎以駢與中韵苑與羣錚韵驅與續轂鼻  
玉曲韵音與膺弓騰興韵思齊以入與瑕韵業與作  
韵此一篇之中用韵屢乖者也竹竿以儺與左瑳韵  
隰桑以儺與阿何韵桑扈以那與難韵東門之枌以  
原與差麻娑韵蠓竦以母與雨韵旄丘以葛與節口  
韵碩人以倩與盼韵北門以敦與遺摧韵七月以陰

與冲韻鴟鴞以子與室韻車牽以岡與薪韻杵杜以  
近與邇韻常棣以戎與務韻車攻以調與同韻斯干  
以裼與地瓦儀議罹韻節南山以領與騁韻小宛以  
令與鳴征生韻桑扈以飲與屏韻正月以鄰與云慙  
韻巷伯以謀與者虎韻無將大車以底與塵韻文王  
以躬與天韻縣以生與陟韻公劉以飲與宗韻蕩以  
謀與終韻雲漢以臨與蟲宮宗躬韻常武以士與祖  
父戎韻瞻卬以鞏與後韻烈文以福與保韻殷武以  
遑與監嚴濫韻此百篇之中用韻前後隔異者也凡  
斯之類求之古韻本音反覆而不得其條理之合則

安知非經師失其讀與方音之偶存而不廢者乎又  
有本係古音而傳本字異者如韓詩小豸民雖靡腠  
繇周原腠腠腠竝不作腠小豸是用不就就不作集  
漢書引聽言則對對不作答韋元成傳引戎車推推  
推不作焞王吉傳引中心慙兮慙不作怛說文引或  
舂或啗啗不作掄引求福不儺儺不作那韓奕之幟  
禮記公羊傳皆作臂良耜之趙考工記注引作捫鄭君  
三禮注引詩皆出三家此皆正合本韵則三家是而  
時未見毛詩也見鄭志毛詩非古本是而今本非矣韓詩之維禹陬之甸爲  
陬以我隆衝臨爲隆此則轉借之字猶與古音相符

鄭康成所謂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受之者非一邦  
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故一  
經之學數家競爽是言足以盡古今文字聲音之變  
矣然即是推之知古音之變因乎時方音之轉因乎  
地雖聖人不能強之使同要之在古人未嘗不可通  
近於音韻使其不相通近豈能筆之於書傳之其人  
哉今之專講字母者固不可以六朝以後之音讀上  
繩周秦古書而專誼三百篇以定古音部分者亦恐  
隘而不能盡通不知所謂古音在某部者誠三代之  
韻書乎抑亦一家之言乎部分不能盡通則歸之合

韵合韵有以異於唐以來之言叶韵乎又以三百篇  
後孔子贊易老子言道德用韵即不必皆同夫同在  
一代何以音之變轉若是果如所云是周人未嘗斷  
斷於十七部之分明矣今之舛此無乃固與四聲起  
於齊梁言古音即不必言四聲既取四聲而更張之  
何以知古必無去聲以支佳一部脂微齊灰皆一部  
之哈一部是矣然謂自古不通用而金壇段君自舉  
詩楚詞老子等固已支脂相通請覈稽之左氏傳讒  
鼎之銘以急韵世荀子賦以佩韵異媒喜揚雄解嘲  
以規隨韵奇憤知爲皆支脂通用之證尚書帝庸作



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天命爲韵時幾亦韵莊子在宥篇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百里奚妻歌以奚皮屨雌時爲爲韵揚雄甘泉賦以芝蚪綏纚開旒旗爲韵皆支脂之三部同用之證此又何說以處此蓋古之音韵失其傳久矣諸家之論迄不能無少罅隙不如第守說文諧聲之法通其所可通其所不可通者闕之而不必仿韵書設部分復設合韵紛紛改易自爲矛盾徒滋學者之惑也閤下以爲然否幸教之

答王伯申侍郎書

伯申先生侍郎閣下孫按察至接奉手教忻悉閣下在位靖共

天寵優渥晉貳天官侍奉曼福深慰馳仰蒙賜大著釋詞十卷皆先聖之微言九經之故訓攷公羊之釋而與乃穀梁之釋有與且經傳中即開是例七十子之徒讀書一字不苟如此特當時章句未興如尔疋一編於詁訓猶未能無所闕遺漢儒傳箋紬之析之然猶不無百一之失自是以來去古日遠師法日微訓詁不明而九經之文字意旨浸以不得其解陵遲至於有宋

極矣壽祺束髮受經稍長有知即頗疑篇中語詞依  
注家所釋案之本文徃徃有前後不能相通彼此不  
能相應者衆難塞曾由童而艾尚未曉泠比年精力  
蚤衰善病廢學益末由湛思探索觀其會通今讀閣  
下之書乃昭然曠若發蒙其所以牖迪來學豈微淺  
哉學者幼穉誦習諸經必先熟復是書然後可與定  
章句而得古人立言之本意不可忽也閣下位望優  
崇吏事繁賸願能以餘力鉤稽經義至纖極悉非有  
精壹之學醴粹默沈之養何以及是私心悅服其可  
言喻謹復布謝不盡具

答王南陔巡撫辦公食大夫禮祭鉶祭豆法書

儀禮公食大夫禮扱上鉶以柶辯擣之來教據鄭注以扱上鉶以柶為句因疑經云辯擣之者為以柶揅抑以手擣壽祺謹案少牢饋食禮云尸扱以柶是鄭注句讀之證近日仁和吳氏儀禮章句讀扱上鉶為句失之但竊尋此經文義何不云以柶扱上鉶而變文云扱上鉶以柶者欲明下文辯擣亦是以柶辯擣故置以柶二字於中連綴上下為義賈疏云扱上鉶辯擣惟有一柶蓋得經意敖氏云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擣之者遂以柶擣三鉶

也此四鉶皆有柶其擣之則惟用其上者之柶與少  
牢饋食禮畧同壽祺謂敖氏言以柶擣三鉶是也言  
四鉶皆有柶非也士虞記曰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  
用葵冬用菹有柶士虞用特豕一鉶故曰有柶而已  
特性饋食兩鉶芼  
經無設柶明文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鉶皆  
有柶大夫祭用羊豕兩鉶每鉶各一柶故曰皆有柶  
少牢下篇又別之曰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  
鉶則羊鉶之柶不施於豕鉶明矣公食大夫若亦每  
鉶一柶則經於牢夫設鉶四之下當加皆有柶之文  
經既無此文而下經惟言扱上鉶以柶辨擣之則止

一柶可知少牢饋食有司徹以少牢為主故祭羊鉶而豕鉶從之嘗羊鉶而不嘗豕鉶公食大夫以大牢為主故扱上鉶而孺三鉶祭上鉶之間上鉶之間仁羊二鉶之間是也或謂兩牛鉶之間案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則兩牛鉶在東羊豕二鉶在西其北為牛羊兩鉶近賓席計兩牛鉶與豆相屬不能如席西之庶羞設於稻南簋西間可容人也故知上鉶而不於豆間此不得與之間當為牛羊兩鉶之間矣而少牢饋食同較然明白敖氏誤矣公食大夫禮又云賓取韭菹以辯孺于醢來教以醢止一豆引少牢尸取韭菹辯孺于三豆意此賓亦以韭菹換於醢醢麋鷩鹿鷩三豆言醢可以兼鷩壽祺謹案經云宰夫自

東房薦豆六豆六者菹三韭菹昌本菁菹也醯三醢  
醢麋麇鹿麇也饌以豆為本祭食以醯為始周禮醯  
人掌四豆之實而專以醯名官明麇亦醯也濡必於  
醯不於菹公食大夫賓以韭菹辯濡于醯言醯則不  
及兩菹可知言辯濡則醯醢外及麋麇鹿麇凡三豆  
可知謂醯兼三豆是也敖氏謂所辯濡者醯醢而下  
五豆則未審矣至少牢饋食云尸取韭菹辯濡于三  
豆少牢四豆韭菹葵菹外惟有醯醢羸醢醢必於醯  
則三豆或二豆之誤與本仁和吳氏說周禮大祝辨九祭四  
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士虞特牲之尸少牢之

祝皆取菹孺于醢此孺祭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以肝燔從皆孺鹽振祭之舉肺脊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皆振祭嚙之此振祭也少牢饋食之辯孺于三豆公食大夫之辯孺于醢辯孺于鉶此周祭也禮經文約而法精義例可尋有所不備亦彼此互推而畧得之謹因論公食大夫祭鉶祭豆之法稽合其同異如前惟有道君子裁正之



與張繁露論春秋至朔通考凡例書

讀足下尊著春秋至朔通考凡例精於推步在何承  
天祖冲之之間貫穿經義卓識亦在劉歆杜預之右  
唯以魯自僖公四年以前用丑建僖公五年以後始  
改用子建據左氏僖公五年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此乃史官特筆而經不書者諱非王命而擅  
改子建也又據春秋緯命厯序以爲傳本書曰壬子  
朔日南至特劉歆僞改爲辛亥耳以哀十二年冬十  
二月蝨十三年十二月又蝨孔子云火伏而後蟄今  
火猶西流司厯過也其語爲季氏假託誣聖欺天之

二者皆未協事理何也魯之禘郊與雩僭禮始於春秋之前經皆書之初稅畝作邱甲非禮始於春秋時者經亦書之未嘗諱也使魯果自僖四年以前用丑建自僖五年以後用子建則改正乃國家一大事經何故刪之且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魯史既特筆書之經焉得諱而刪之經即刪之而傳著之焉有不言經所以諱而不書之故乎足下引春秋緯命厯序本於隋唐兩厯志隋志云太史令劉暉國子助教王頗司厯劉宜等以爲若依命厯序推勘春秋三十七日食合處至多若依左氏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

爲錯足下祖述其說又自推測而信其不謬壽祺案  
漢書麻志曰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麻以  
爲壬子昭公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  
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  
曰二月己丑日南至然則劉歆三統麻本用殷麻參  
校而得之其他每引殷麻春秋麻覈其同異豈不知  
殷麻有壬子庚寅之朔而臆改左氏以從己者哉唐  
志僧一行中氣議曰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以周麻推之入壬子部第四章以辛亥一分  
合朔殷麻則壬子部首也昭公二十年己丑朔日南

至以周麻得己丑二分殷麻得庚寅一分殷麻南至  
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麻蝕朔差經或二日  
則合朔統天也傳所據者周麻也緯所據者殷麻也  
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又曰命麻序以爲孔  
子修春秋用殷麻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  
殷麻合及開元十五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  
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蓋哀平間治甲寅元麻  
者託之非古也壽祺案此則春秋緯之不足據昔人已  
明言之左氏傳所據者周麻其文非歆所改亦明矣  
足下又謂漢壽王所得殷麻乃是壬子朔日南至春

秋命麻序亦然壽祺案漢志太史令張壽王治黃帝  
調麻課皆疏濶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  
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梧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  
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  
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  
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麻乃太史  
官殷麻也漢志所列壽王說甚詳然不言壽王據殷  
麻改壬子朔冬至事漢志所引殷麻僖公五年朔一  
條乃劉歆三統麻之文非壽王之言也唐志合朔議  
又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麻魯麻先一日

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莊公三十年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壽祺案此則殷曆之不足據又明矣足下又以隋張賓唐傅仁均李淳風皆從殷曆作僖公五年正月壬子冬至壽祺案張賓下當增劉孝孫張胃元隋志劉孝孫與劉焯竝摘張賓之失所駁六條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而孝孫曆法第三勘氣影長驗引春秋緯命曆序魯僖五年正月壬子朔冬至今以

甲子元祿術推算得合壽祺案甲子元祿者祖冲之所造也劉暉王頗等引命祿序僖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冬至張賓祿張胄元祿皆合命祿序是二張皆信緯而棄傳者也然張賓依命祿序壬子朔冬至張胄元謂三日甲寅冬至不從傳亦不從緯固不能盡合矣足下又以郭守敬與僧一行竝朔從壬子至從辛亥壽祺案唐開元大衍術固以氣合於傳朔合於緯元史祿志授時祿議曰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竝

先一日授時者元郭守敬所造曆統天者宋慶元初楊忠輔所造曆也然一行守敬未嘗以僖公五年至朔同日而足下謂傳本書曰正月壬子朔日南至則是至朔同日與一行守敬乖其說亦自不可通矣案江徵君慎修嘗言元史有六術冬至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然未有折衷徵君因作冬至權度就梅氏所考定者實測而推其不合斷爲史誤與術誤左氏所記兩日至僖公丙寅朔在壬子二日癸丑冬至昭公己卯冬至



當在辛卯傳皆先天二三日術家惟紀元

宋崇寧麻

與重

修大明<sub>麻</sub>僅得僖公五年壬子冬至餘皆步算有差

違者固非合者亦未盡是徵君之術精矣然雖摘左氏之誤要以爲至朔不同日耳一行守敬不能無失也足下之書未審於梅江二家何如而步算未合立說輒多抵牾得毋猶有所蔽與唐志日度議曰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麻推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

昏見故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  
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  
後火已朝覲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  
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  
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  
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援仲尼之旨据此則左氏所述  
仲尼之言固非季氏所得僞託矣足下以左氏爲不  
曉麻又以仲尼之語爲誣是經傳皆不足信恐麻法  
雖通而於解經之道未善也解經之道莫患於改經  
傳而從我而無所據依則穿鑿之弊將至於鹵莽滅

裂而不可止此儒者之所慎也否則自漢以後通經  
與明天算者不乏人豈盡不知經傳有不可通之處  
而卒無有言魯僖改用子建者其亦思之熟矣若夫  
獲麟爲漢興之祥乃何邵公語不可以厚誣公羊謂  
爲漢初人春秋三傳互異自緣師承不同觀漢書儒  
林傳及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陸德明經典釋文敘  
述三傳授受瞭然分明不可以其文字異同專歸傳  
寫之誤請足下更詳察之幸甚

答何岐海書

昨蒙惠李忠定公奏議文集復承於鄙撰閩中儒林  
文苑傳增附數人匡所不逮甚感甚荷 國史舊例  
二品官寮以上自有大臣傳不能成傳者附見年表  
儒林文苑兩列傳向來所無始初近日乃自三品下  
逮布衣故吾鄉如富磐伯廉蓮山鄭山公謝古梅何  
念脩諸侍郎鄭魚門李廐山兩巡撫皆不與斯列與  
斯列者亦自有限斷異於郡縣志之細大不捐僕所  
撰稿以脩史館採擇其中不能無所刪削然如富廖  
以下及鄭李諸公稽討大臣傳咸亦未見則當時秉

筆者之疎諸家子弟之愚陋不能上行狀於朝以  
求紀載而吾鄉士大夫卒亦無有揚闡前言徃行以  
傳於後者是可慨也足下所欲附數人如張變軒行  
不遇才其詩文亦不傳傳者應試之作而已魏述臻  
鄭在謙陳賢開三君之古文詞皆未得見隻字魏君  
即僕垂髫時發蒙師也高澹父字具風骨而詩不入  
格視許甌香瞠乎後矣故皆不敢輕登史傳林廉原  
舍人詩筆殊不振鄭荔鄉太守較淹洽而所作亦未  
能名家故其人雖見於傳其文章優劣姑置之龔海  
峯太守學行可循吏亦可儒林林樾亭縣尹亦方日

斯之儔僕於儒林官洗馬傳後已附見其所著三禮  
陳數求義緣欲與其弟香海編修同傳故入之文苑  
何君濟詩庸而政治可觀宜入循吏為得其實史館  
它日即將接踵而為之矣曩讀尊著何氏學於閩之一  
字斷斷詰辨以為楚越江嶺之通稱而不專於福建  
今復承示欲改僕文凡閩字為東越東冶冶南文越  
晉安等字僕竊以為過矣足下所據者逸周書王會  
解東越海金獸人蟬蛇之文與於越姊妹耳甌共人  
諸地名相次唐書又於福建長樂郡注曰土貢海金  
與逸書相應因斷為今福建地然逸周書於越之後

復綴會稽會稽之前乃閒海陽按其地輒亦不盡依次弟未可以唐書一語偶合而傳會之且如其言則周初之東越亦惡能賅今福建一省之廣輪哉夫秦始改置郡縣閩中郡名是為鼻祖漢封無諸因號其國為閩越今無諸祠廟諸故蹟盡在吾鄉證據顯明奈何推而遠之史記稱東越列傳漢書稱閩越列傳題目雖殊顧其文皆以閩越發端蓋漢之東越實併閩越東甌之地而王之謂古閩中方域連跨甚遠不止若今福建所轄州郡可也謂今福建所轄州郡不得居閩之號則大不可謂閩越東越隨文互稱如史

記漢書可也必專東越而廢閩越之名則益不可今  
欲以東冶代閩越徃見足下徑改鄭兗州金閩詩話  
為全冶詩話亦未見其當也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  
為東甌王後遂沿之閩越王都東冶未聞改號東冶  
王也辟如朝鮮王都王險後世追稱其國不曰朝鮮  
而曰王險可乎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云舊交趾  
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三國吳志賀齊  
傳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又云候官既  
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又云凡討冶斬首六千級  
名將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魏書東夷傳計其



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此數者或稱東冶或稱治  
雖非今一閩縣所能當然漢與三國時之東冶實無  
以知其道里遠近要之必不足以談今福建之地域  
則不如依閩中閩越東越古郡國之名為可蔽一方  
而得其實也且足下所諱者閩而東冶治南之名非  
隸閩乎足下自號岐海甌閩皆在岐海中岐海非屬  
閩乎足下殆以說文蛇種一語諱而避之不知閩蠻  
一也說文蠻下亦言蛇種三越三吳三楚皆古蠻地  
彼不諱而此諱之何也且閩越之人漢兩徙之江淮  
間蛇種固已竄矣今之閩何涉焉說文羌字說云西

戎牧羊人也南方閩蠻從虫北方狄從犬東北貉從豸西方羌從羊足下謂以牧羊二字推之則蛇種云者當亦范大夫所云龍蛇之與處而畫黽之與同固不必諱其言是也顧必膠數千載以上荒渺難稽之說而沒數千載以來顯明共曉之文去名存實彌露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文章義法凡舉職官郡縣宜依本朝所定此正名百物之道自宋以後始有捨國制而遠援古名者深為繆舛習誤至今此其失不獨在文章也若古九州及國名臨文之便尚可舉用然豈容詭異其間私更肌骨以招君子之譏哉謹獻

其愚惟足下裁察

卷四

十一

與何岐海書

岐海足下去冬以來數奉手教塵冗紛紜僅一裁答  
既而屈指計偕郵遞益遠遂復稽遲至今想不爲怪  
春闈又不得志奇才抑塞良可扼掣然存乎人之得  
失君子固不以動其心也曩蒙惠尊箸何氏學精嚴  
不苟而深博無涯涘讀之猶未能盡究其源流也承  
命作序慙非元晏何足引重蓋忞怩而不敢出者久  
之雖然區區之愚猶有欲獻其狂瞽之言者足下命  
所箸書爲何氏學壽祺考之漢書儒林傳所稱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有京氏之學有高氏學尚書世有歐

陽氏學有大小夏侯之學魯詩有韋氏學有張唐褚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凡皆經師顯門自名其家立于學官往往有章句訓故相傳授若自題其所撰著爲某氏學今惟見何邵公之書而已公羊疏引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壽祺謂此言與儒林傳所稱某氏學云云者相及非也陸元朗公羊音義曰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即注

述之意是其義也今檢足下大箸四卷上二卷經說最夥者論語二十九首孟子十九首禮十首而已其它易尚書詩春秋孝經尔足皆寥寥數則末附周書及春秋繫露二則其體近於隨筆紀聞之作可以稱雜記而不可以稱傳注非傳注則不得以名爲一家之學明矣其下二卷論說辨議答問敘跋記祭文連珠紀夢凡若干首其體壹皆雜著可以入文集而不可以入經說非經說則尤不可以名爲一家之學又益明矣求之古人撰述從未有駁雜夸大名與實乖若是之甚者也足下天才英特博聞強識閎辨文章

桀悍筆力復足以濟之蓋兼萬人之勇壽祺母望而卻走非一日矣顧獨恨足下成書太速傳世太蚤母乃示天下以不宏而招當世之訾謗耶足下何未之思也抑亦自喜之過有所不及覺者耶又近世通儒如臧布衣惠定宇全紹衣段若膺著書滿家豈能無千慮之一失而足下掊擊之過因其單文隻義遽掊全編曰不知古易曰不善讀賈疏曰果於誣理君子立言有體矜而不爭此恐好爲詆嫠以一廢百亦學者之病也至於援二氏不經之言以說易指賈逵羣入其處者爲劉氏之語以誣左氏信儀禮鄉飲酒疏不

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尹氏之家之文以改孟子  
疑孔黽安竄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之語以斥周書皆  
似於理未安而足下皆謂爲獨得之懸解其然豈其  
然乎壽祺比者髮短目昏精力日憊荒落之譏徒自  
悼悔而足下年齒方壯穿穴古今勇猛精進未見其  
止顧問學之事能平心攝氣以求之則益善矣恃足  
下之知我惟賜覽察而終教以所不逮幸甚幸甚



答高雨麓舍人書

雨麓先生閤下辱惠書推獎逾量而過自卑損誠君子約已如不足予人如不及之懷而施之黯淺衰茶之夫則非其人也私衷且慙且懼蒙寄示尊著春秋聖證壽祺受而卒業大抵舍傳求經不設條例經則因史存義不設褒貶廓闢支調抉露微旨縝密嚴峻要於唐啖叔佐趙伯循宋葉石林劉公是諸家爲最近紬繹再三幾莫測其涯涘然竊念少日受經以來汎覽諸家亦頗有所疑滯敢以質諸左右壽祺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有

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衍出奔晉文公名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昭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

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  
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  
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  
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  
年蓋承屢侵之後書以志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年  
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宣十年崔氏蓋蓋兆世卿  
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它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  
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  
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歿節公子季  
友公弟叔肸稱字季子閔高子元閔稱子所以嘉其賢

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弑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踰袞鉞然後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孔子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夫春秋之書微而顯志而晦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况邱明高赤之倫哉傳雖言邱明造邾受經然經成之後下距夢奠之年僅踰兩載耳即不必有口授子貢未著竹帛之疑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精心或未盡傳於弟子洎九流分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儒者各論所聞稍失其舊此三傳所以不能無與經相違之過也左氏之失者以鬻拳爲愛君以華耦爲敏以荀息爲言玷以萇宏爲違天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數端而已穀梁之失者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趙鞅歸晉爲正國數端而已公羊之失者以祭仲廢君爲行權以公子結盟齊宋

爲利國以齊襄滅紀爲復九世之讎數端而已其它  
名義間亦失誣公穀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密於左  
氏繁碎亦甚於左氏然而左氏之博於史公穀之覈  
於經則言春秋者之津梁也豈得執其一二以廢百  
哉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兒而不  
察其形左氏公穀去聖人之世猶近遺聞緒論宜有  
所受設無三傳則春秋孤行數千載以至於今雖聖  
哲復生奚據以稽其文與事而斷其義學者惡能道  
此經隻字哉夫始恃三傳而得其本末綱統終乃盡  
棄三傳以爲經不待傳而詳何異蟲生於苗自食其

根而臆出無師之智逆探數千載之前而謂獲千載  
不傳之祕吾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惡觀其愈  
於入室而操戈者哉漢以後言春秋者舍傳求經始  
於啖趙然猶謂左氏博採衆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  
之下頗見本末推論大義得其本源又曰穀梁意深  
公羊辭辨又曰三傳分流其源則一擇善而從亦何  
常師故二子集傳舍短取長殊爲精覈石林公是亦  
猶是也若必如孫復程端學等掃三傳而束高閣蔑  
古鑿空橫流至極豈不偵歟夫易書三禮源委昭明  
開卷易瞭惟詩廢序則無以考先民美刺之故春秋

廢三傳則無以明國史得失之端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窮經之弊不可不慎防其流也壽祺之願質其疑於左右者此也非閤下好學深思孰從而察之若夫古人傳注之體莫不臚舉前言以爲左證公穀之稱尸子司馬子文魯子子沈子即其權輿也子夏傳禮兼復引記毛公詁詩亦引高子孟仲子仲梁子高密鄭君注周禮必先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馬季長諸儒之說然後乃下己意自杜預注左氏傳排棄先儒奮筆私刼其善者多出賈服而湮沒本來其謬者每出師心而恒乖經意覽其全篇曾無援據經



典徵信六藝惟作上甲一條引周禮四丘爲甸之文  
不明言其出司馬法而所說長較一乘云云即係服  
虔左氏注原文見毛詩信南山正義而掩爲已有攘  
善之病不獨謬解諒闇悖禮害道也今尊箬中間有  
頗採三傳及原本前人而一槩略其所自但以通經  
爲意全居獨剽之名雖非攘善終異乎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之義又王肅素與鄭讎而好作僞其人殊不  
足取今尊箬命題聖證襲用肅所撰論之名鄙意亦  
當更酌恃先生海懷下問諄懃敢忘其狂惑干冒之  
罪而進其瞽言惟閣下鑒而恕之篇中謹簽若干條

幸卒教之壽祺頓首以臯

答儀徵公書

弟子壽祺謹啟尚書夫子閤下夏秋兩奉札諭惠寄  
重刻宋本列女傳圖及擘經室文集拜賜發函肅祇  
懽躍不勝感荷大集臚分四部繹誦再三巍乎若星  
辰之羅列於九野而末由盡識灝乎若大瀛之演迤  
於十洲而無有津涯其鉅者皆明道經世之大業其  
小者猶足以通百物而利民用自西漢以來著述之  
既博既精莫有與之匹儔者也蒙示堯典平秩東作  
平秩南爲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獨主義和造曆之說  
解曰朔字从月从艸月與日同經度而不同緯度則  
相並而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則相並而爲

日食並本逆字見說文逆逆也遇也兼此二義此造字朔以並從月之初意合朔時刻雖不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弦分四位則朔必在正北爲定故於朔方言之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望字亦取日月相對望而月食有亡象焉王猶廷也廷相對也望望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岐分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於文日月相竝爲明月在日下爲易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蓋即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也扶前聖之與竅通千古之暝塗前書言之心悅誠服夫子謂能道其考據得力之端自慙黡淺何敢任茲謹案尚書東作南爲西成朔易不獨鄭康成注周禮引此以證叙事會天位而不言農事考伏生書大傳所述亦未嘗專及耕穫也伏生於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

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見太平御覽  
時序部九

於辨在

朔易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

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

見御覽時序  
部十一

此

則條法甚廣非止一端春夏文雖闕逸咸可推知伏

生傳又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

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

見周禮  
司寤氏

疏此則四時農事繫於中星不繫於東作南爲西成

朔易夫子以爲農事之說始於王莽是也且如平秩

南爲設屬農事則下言敬致文氣隔閡爲不辭矣然

謂東作南爲西成指義和測量纏度作之爲之成之

其義猶若未密竊意作訓始也日春行東陸立春春分月從青道出黃道東故經曰辨秩東作言日月之行於是始義仲辨次之也成訓平也日秋行西陸立秋分月從白道出黃道西故經曰辨秩西成言日月之行於是得正而平辨次之也是時日夜分氣候適平也又日春在奎而月圓於角角者東宮維首之星也日秋在角而月圓於奎奎者西宮維首之星也亦東始西平之義步日以月此二者春秋致月之事也爲訓行也夏至之日景尺五寸景短日長謂之長至自是之後漸差向南故經曰辨秩南爲言日纏由此

南行辨次之也後世厯元起於冬至古者制厯蓋以  
夏至爲準周禮所謂正日景以求地中者也故經繼  
之曰敬致此言冬夏致日之事也經於冬不言致者  
舉夏至以賅冬至也猶之朔方言幽都南交不必言  
明都也辨在朔易則言合朔交食之事也朔易者義  
主日月合度交易也辨在者辨察之也夫東作西成  
者步月之術南爲者測日之術朔易者定朔之術星  
鳥以正中春星火以殷中夏星虛以正中秋星昴以  
殷中冬者步星以定四時之術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者驗日纏以求中氣之術也古今疇人之秘悉備於

此義和所以爲萬世造厯之宗如此解之則義主造厯而東作南爲西成朔易竝屬日月言非謂義和作之爲之成之文義混成似不破碎敬以質諸左右乞剖其是非焉夫子所編學海堂 皇清經解撫近

儒說經之件網羅衆家零鏐碎璧之寶也然欲以鄙撰經辨雜廁其中恐不足稱今夫子移節滇黔此舉惜未能竟矣邊陲清簡意可節養神思以竢台鼎之任昕夕禱祝敢在下風門牆日遠慕戀日深引領雲天慙焉心痗閩中臺灣門殺已熄而逋逃尚多大府駐兵竹塹內渡暫稽然此特疥癬之疾而已西陲蠢



動遠近繹騷淮徐河患屢敗宣防中外百寮夙夜靡  
盥雖處江湖之遠能無怲怲憂心乎想夫子不以爲  
迂愚而笑之也

## 與陳石士書

石士先生閣下夏秋兩奉手教裁答久稽惟閣下纂  
史東華比良遷固甚善甚善承示尊撰朱梅崖傳淳  
實有體要所稱梅崖論古人深知生才之難名世當  
立專傳而儒林文苑不足以盡之其識甚卓然欲以  
梅崖與姚姬傳兩先生比于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揚  
雄班張崔蔡馬鄭之倫躋之專傳竊猶未敢以爲然  
班范所立專傳如前數子非具名世之才則負通儒  
良史之學不則其文章有起衰立教之功者也姬傳  
先生之文固在國初西河堯峯之上顧未知其起

衰之功如何壽祺不敢輕議梅厓之古文嫻於周秦西漢諸子及唐宋元明諸作家功候最深至可以抗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惜其於經史均無所得故雖有傑出數百年之才而終不能籠罩羣雄爲一代冠者以此也姑舉其集中一二言之司馬長卿千古文詞之祖史漢竝立大傳昌黎論文必首與司馬遷劉向揚雄等舉之所自爲文蓋於相如心摹手追而恐後梅厓數西京作者乃不及相如顧云相如好靡韓愈掇其弊夫相如之文豈可與六朝等量一言以爲不知則其學識之有所不足也

鄧撰梅厓傳稿改相

如爲建安本李太白詩自友人何貢士治運又嘗摘  
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梅厓祭從子文云汝姑垂老喪其長孫自古豈有稱  
太母爲姑者哉蓋說文姑夫母也汲古閣初印本譌  
爲大母如此牴繆又疎失之尤也壽祺嘗謂兩漢文  
人無不通經故能介足深厚爲百世宗後世欲爲古  
文苟不通經必不可輕下雌黃援引失義往往一啓  
吻而已爲有識所嗤不可不戒是亦藏拙之一道也  
曩見秦侍郎小峴山人集尚有義法無端忽綴周有  
八士等攷證兩篇遂康成車後塵垢囊存之不足爲  
重反以自輕亦其類也梅厓用世之學未知其底蘊

何若龔海峯之才幹器量則誠足爲世用而卒未大  
用於世此閩人之不幸非吾道之不章也海峯博通  
宏達從梅厓日淺其學識實在梅厓上它人莫能望  
其肩背豈可以繩尺文詞狃於所習而抑之乎官志  
齋志行端慤文僅一卷今以寄呈金蔭汀徒存制舉  
藝蕭深谷文壽祺往嘗盡觀之惟讀東林傳五篇最  
善餘太駿快而乏停蓄附傳可矣專傳恐不稱也附  
問近狀不具

與饒嘯漁書

嘯漁足下頃承索觀鄙作惠加評跋槃槃能見其大  
且匡僕以所不逮感荷感荷僕少自年十七八時則  
心好古文詞間試為之譬猶兒童之拍浮於浦溆不  
知夫江河之大潮汐之危也既而頗悟其非則怵然  
以止及壯通籍稍與京師賢士大夫遊又見當世之  
鉅公偉人發舒其志氣內礪諸經繹其微言大義間  
有所撰述而多未竟其業然自是乃時時奮厲為之  
矣雖然僕性駑鈍讀古人文詞往往畧觀大意而不  
能沈潛翫索以究其奧突故雖為之而不足以中義

法特於世俗之空虛浮濫及鈎棘章句之病庶幾或免耳足下離塵絕垢若藐姑射之神人飄飄然欲憑虛而馭風乃於僕若有偏嗜者何也今斯道將墜瓦缶爭鳴疇昔之鉅公偉人凋謝殆盡僕所交賢士大夫若張皋文許周生絕特之才亦先後怛化曩吾鄉梅厓而後官志齋謝退谷陳惕園皆嘗從事乎此而今閭黨間無可與質疑者矣海內師友存者惟儀徵公及陳白雲郡丞為斯文圭臬然僕伏處衡門遠離既遠末由造膝捧手而叩之此僕所以自惡其孤陋而自憫其枯落者也雖然里巷專堂之士與山谷樸

茂之材豈盡泯絕於世耶患吾耳目未及抑拘於墟  
者聞道一以為莫已若遂終其身航斷港絕潢欲蘄  
至於海而不之悟也足下於斯道蓋將登其堂而躋  
其闕者書郭知州事一篇取法不在漢唐以下嘗鼎  
一臠足以知味僕衰朽晚得足下豈徒若聞空谷足  
音楚然而喜者哉抑足下齒方強富其務益浸淫於  
古以發揮古今治亂得失之林而毋蹈僕之孤陋而  
枯落也適復檢得雜文二十餘篇奉左右教之閩中  
文苑傳一冊繕寫畢附上霜寒惟起居自愛不宣



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初秋得書知足下還里後動靜綏吉為慰  
自述所志所學慨然有杜少陵竊比稷契之懷深可  
欽仰僕嘗思古之詩人若李青蓮杜樊川之流皆志  
廣而才踈識高而用寡則亦其學之未致其實而不  
足以副經世之資也足下天才英特絕倫超群非直  
文詞之工而已廼復願慕於立德立功之大汲汲然  
恐修名之不立此豈空言夸飾銜才而盜虛聲者之  
可幾及哉夫經濟宏偉之士雖其才天授然未有不  
學而能臨事裕如者也賈生年二十餘疏陳政事規

模宏遠切中當世之務然生乃少通左氏春秋觀其所著書尤深善於禮諸葛武侯隆中對策瞭如指掌其後事業莫不合符然誠子書乃言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李忠定公在建炎之初措置軍國浹月具成豈未嘗學古而猝辦於一朝者乎足下英妙之年聰明強富沈潛於聖賢修身立命之旨豪傑經國濟時之業他日出為天下用雖不敢高談周召然由所學度其所至必能為謝文靖不為殷深源能為李鄴侯不為房次律足下勉之明春欲仍來鰲峯肄業甚善甚善引領以望

答高雨麓舍人書

壽祺頓首雨麓先生閣下臆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  
得達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大著論語私  
記所訂先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  
爲苟同之道異於剽襲腐談墨守迂論妄自以遵服  
儒書傳注者也謹畱再三紬繹俟它日繳左右拙文  
荷蒙教正自首至尾評隲盈帙復一一改定句字以  
求其安循循善誘使人忘其醜而增其智快然若飢  
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自意閣下知愛之深不以爲  
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此也閣下所

論 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荅文方望溪劉海峰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壯悔姜湛園姚姬傳之治氣格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疎而實用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往者黃梨洲全謝山先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皋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於史其氣健皋文長於經其韻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笥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耶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本六經固也諸經

之中易道陰陽卦象爻象自爲一體書絕質奧詩專  
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傳禮記於修詞空耳然人徒  
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詞多列  
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  
定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  
義性命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  
倫紀綱常博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  
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  
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淳然而  
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

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常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悖於古之立言之旨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徒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以立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間弄筆爲散體既知其妄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

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有不獲已於言則姑  
直據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嘗依傍藩籬而  
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代不數人  
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爲  
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末學僭竊之愚  
謬欲廁於古之立言平行年早衰意氣消縮自知其  
力之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遽棄  
豈圖閣下扶樹導迪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  
懦夫而使之射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  
氣格高者近習之子固時摩韓壘次不失爲劉原父

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吏諸書圖度民隱性真不可掩抑何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駕部儕之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而閩下固冠時之儔也閩下樂志味道束脩無玷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諸君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柰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尋繹尊愼辨體極精壽祺嘗論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



明乎謀篇命意之塗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尚雋而不免繁艷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墜宗風國初陳迦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豈績而下等之自鄒矣自胡稭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間乃多追效選體然吾鄉猶局時趨未能丕變而治古文者恥言駢儷排擯橫加此未達乎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製耳閤下論古文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徹古今升降源流之故而得其會通其孰能辨於斯壽祺不揣固陋因閤下之不加鄙夷敢復獻其舊撰閤中儒林文苑兩傳

稿二冊乞是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  
餘本已投棄間有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冊凡  
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表緝 兩朝東巡詩恭跋之  
類當入內集餘竝希鑒定其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  
欲如買菜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惠好私心悅服謂  
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腑相眎不啻  
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心竭其  
材質以求攻削也惟閣下察之

答丁樸夫書

樸夫足下去牘奉兩手札尋所述舟中與梁生維翰  
論學大旨斂之愈密持之益固精進可喜梁生謂求  
放心即求仁良信足下又謂聖賢學問於窮處立脚  
是亦求仁之端也然僕以爲用功致力之塗則克己  
復禮一言盡之孔子語顏子以此而顏子又自言夫子  
善誘之道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誠求仁之旨要  
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爲二而一者也由  
是而致力乃有所執守而可與漸入聖賢之域顏子  
以殆庶之德成王佐之才究其所以爲學不出於博

文約禮二者而已不博之以文則所謂治心養性者  
或陷於空虛而流爲心學禪機之弊不約之以禮則  
所謂多聞多識者或入於駁雜而流爲索隱行怪之  
徒然則君子所以爲學豈與空談性命者倫與若科  
舉之業固不足爲有志乎古者道宜視之猶敝屣也  
足下講明存心而思致力善矣然必博稽古今求爲  
有用之學然後有所執守而詣其實足下勉乎哉建  
安楊文敏集未審何日可得李太宰遺集亦以未見  
其全爲憾足下旣爲懃懃蒐訪幸終留意不宣

答陸萊臧縣尹論福州水利書

承示孫宮保詢及福州新港開塞故事此蓋敝鄉數  
百年公案議論宏鉅顧自念未熟堪輿家言無以詳  
其得失然大勢有可斷者案郡城水法舊鑿二河設  
水關四一在東北湯門以洩諸山之水一在北門一  
在城西迎仙門之北西引洪塘江潮由西禪諸浦繚  
繞三十六曲沿柳橋以達西河入於城北西湖水注  
之一在城東南水部門東引南臺海潮由河口亦繚  
繞三十六曲抵水部門入城而與東北之水會東西  
環合以萃風氣明宏治十一年始鑿直瀆新港徑趨

大江便夷船往來東際三十六灣遂廢嘉靖二年郡人給事謝黃疏陳六害奉詔填塞郡守汪文盛踵成之林尚書俊為之碑記然新港雖塞舊河未復因數潰決萬厯十五年郡守汪鐸築堤壩十八年巡撫趙參魯天啓三年水利道葛寅亮相繼卒塞之 國朝康熙十三年耿逆蓄異志謀商夷重利復開是港乾隆十年巡撫周學健疏請填塞開舊河自路通橋至閩安關長八百二十六丈十三年村民以久旱不便請巡撫潘恩檄重濬之五十四年郡王福文襄督閩常議塞之尋移兩廣丹徒徐兩松侍郎為巡撫父老

又以不便請事乃寢此近世廢興之大略也壽祺攷  
明侍郎董崇相先生開新港議言古人不開新港者  
欲令東方送龍之水合襟而過堂又欲令一臂倒地  
陰沙逆上迎西來之水所謂沙合橋者是也潮水從  
大橋折小橋厯丙巳宮至水部門巽宮而入此全省  
環抱之勢也後人所以議開者以龍從亥落水從巽  
朝所謂馬蹄踏破御街水則水從巳丙折入不如從  
巽而直入也水部門外河水從教場後過南門板橋  
以西為第一過堂復自象橋下分支至洗馬亭為第  
二過堂每一過堂即有陰沙送到已有二陰沙二合

襟過堂矣自路通橋至沙合橋乃第三重河第三重

陰沙新港不開則三重全臂直至沙合橋轉小橋大

橋而出滴水無漏固為全勝新港開則第三重陰沙

截斷雖失外重環抱之勢而得與水入朝之利故自

宏治開新港後省中文物最盛東林五尚書三翰林

案此即文安父子南林北林案此即粹夫及旗峯父子馬司農案此即尚書馬恭敏

公鄭侍郎林侍郎張總制案此經畧張襄愍公陳尚書案此長樂陳氏

父及諸中丞接踵而起三狀元前後相望而葉臺翁

當國古識云南臺沙合河口路其驗如此既塞之後

名位察察科第凋謝以人事徵應而論利害昭然可



見矣崇相先生負經世之略其在戶部籌備薊遼兵餉有大過人之才洞精於刑法家學居鄉往往以興利濟人為志值倭寇煽訐再駕舟浮海相度阨隘倡議城長樂广石及連江之壺江依山設險以固藩籬又為小埕設義倉備城守其後賊果不敢犯鄉人思其扞衛桑梓之功專祠祀之今在郡學射圃者是也先生主開新港其說甚長集中又有一則云今塞新港既失御街之吉又逆上大橋出丙午方謂之擊破胎神於法為凶蓋亥以丙為胎神也又云議者謂新港在三辰七巽之方辰為四庫地不宜鑿不知水從

庫出最利於財議者又引黃泉八曜章乙丙須防巽  
水交交則不可出亦不可乎今盡塞其巽而挽之擊  
破胎神之方又犯黃泉交丙之宮能無禍乎當是時  
豪家東街陳氏以池在新港殖利自私故阻是議刻  
新港實錄分布於衆潛撓之先生力破其誣至明且  
確規畫形勢瞭如指掌後人無復疑惑然而勝國新  
港未開之前科第亦盛本朝新港既開之後人物  
漸衰其故何也此則先生亦嘗言之曰省城東西二  
送龍水湯門為壩所阻而北關西湖今又淺塞則送  
龍不得力矣舊時新港每決愈上知初開時決口向

上得巽為多故文明大盛其後每決愈下得巽少故  
稍減且宏治以前省河深濶潮至布政司前達於西  
北諸河而湯門西湖之水陰陽會合血脈通貫雖為  
小勝然不如新港既開之大興也今日潮入益少三  
十六灣未盡復傳流淤淺內河常涸進無以鍾其義  
退無以流其惡所患者奚止文運之否塞由是觀之  
新港開塞之故文物盛衰之徵亦足以明矣壽祺以  
為今日之勢不在新港之開塞而在復西北湖之水  
以廣灌溉開北關之閘以謹偃豬開到任橋以西之  
河以通脈絡則事偉而功倍其利誠可被億萬人而

延數百世東湖北湖填淤雖久然諸溪尚可導達西湖則有潘敏惠公重濬釐剔奸民園池破除封畛勒諸碑陰輯成小西湖志今其書尚存凡隄岸之袤廣占鬻之畝租覆覈甚易北閘每被土豪朋奸私放湖水淺種菱菜收採之後敗根爛葉壅積成泥填淤日深農田日涸今若嚴其蓄洩則旱暵無虞到任橋以西之河多為居民所侵湮塞泯滅故東西江海之潮不復兩能會合然自達明河折而出西街之定遠橋相距不過數百步若官為購買居民屋店費亦不繁或尋其舊迹或別開一道濬而合之則血脈貫通

風氣萃聚興扶氣運博濟民物非獨文明之應也功德及人莫此為大倘以此意告之大府可乎崇相先生又言省城自龍腰過脈建起為樣樓山再建為屏山行省山龍腰最微最貴一城之命脈不可不保護妄鑿盜埋法誠宜禁屏山為貢院興賢之地斯文之命脈小民乃作猴王廟壓其頂淫褻正氣有損龍脈科場弊竇多潛其中法誠宜徙今大聖廟巍然猶存稍東又設火藥庫恐亦非便若請於大府乘此次修建貢院之後或禁或徙毅然行之亦不朽之功也閣下圖之

與孫宮保書

昨檢出鄉賢董侍郎集一冊謹以奉覽其書言屯田  
防海保甲社倉鹽法漁艘利病甚明確於福州形勢  
尤詳此冊所載皆里居護衛桑梓之事當時議築並  
海广石壺江小埕諸城攘却倭夷功德宏鉅故鄉人  
祠祀之郡學射圃儕於黃勉齋陳北山二先生之間  
今其祠雖存賃人棲宿雜擾子女揜蔽神龕香火斷  
廢良可傷歎倘今有司稽察名守祠者嚴飭之俾之  
掃除潔蠲禁止賃僦亦大君子尊禮前賢之盛意也  
崇相先生事跡見明史本傳其所居在郊外龍塘距

閩安鎮近後裔式微文集板已亡矣讀是書知新港  
宜開不宜塞而城中到任橋以西之河道久湮中斷  
今欲濬復達之西街定遠橋之河不及半里事非甚  
難惟舊河道由大鐘寺前橫導而行當棄民廬數十  
區非常之原恐駭庸俗耳它河自丁丑脩治猶未遽  
壞獨到任橋以西如虎節達明兩里淤闕日淺若能  
一律濬深使東西江海之潮以時會合則脈絡貫通  
不惟文明熾昌百物殷阜而疾病蠲除癘災不作與  
尊諭開溝之旨適相符合仁政所施踰於兒寬之開  
六輔渠召信臣之作南陽均水約也福州西湖自晉

迄宋猶周廻十數里更歷元明隘僅數頃乾隆十一年潘敏惠重濬存七里餘今復奸民侵盜壅為園池陸種蔬菜水種菱藕湖日益隘然敏惠所撰小西湖志隄岸丈尺界址犁然具在按籍而求可立辨也夫園池所壅者奸猾之一夫畎畝所資者勤苦之萬衆刻一奸而利萬衆相去奚啻千億苟獲修復是湖溉田萬畝旱澇有備農不為病功豈在敏惠下哉湖河事相表裏然近者河自福文襄董文恪不四十年再經開浚而湖自潘敏惠後八十餘年莫有繼者庚戌濬河之後雖從事於湖而積土未去故不久蕪阨如



昔今幸遇閭下振興百務澤流海邦棘闡與木蘭陂  
鉅工同時並舉規摹宏遠若復垂慮會城河湖次第  
修治仁人利溥延被無窮閩越黔黎百世賴之鏤景  
鐘而銘彝鼎詎足以罄功伐哉謹附獻潘志一冊以  
備稽考惟閭下圖之

與孫宮保書

壽祺再拜謹啓宮保尚書平叔大人閣下壽祺竊聞  
周易之義親孚昭聞則甘雨盈缶至日止行則微陰  
助生人道入而天心順貪殘退而和氣升感召之機  
自然之驗也是以明堂月令靡草死出輕繫農黍登  
挺重囚蓋百穀權輿佐長仁德胎養陽氣靜定晏陰  
故能五躔來備庶徵協應今閣下秉鞭專制百廢具  
興安民戢奸海外綏靖平糶濟運錙毫罔不殫心一  
有亢陽誠求天澤十稔於茲雖小歉而無飢饉之憂  
愛物之仁閭閻相慶然而比年入夏苦旱歲不屢豐

者何也咎在諸州邑有司奉行不善荼急失宜盜賊不能糾察威怒濫及無辜苛猛之政不避盛夏捕捉風影考掠株連上傷天和下妨農事以壽祺今昔所睹聞下游泉漳等屬奸吏以陷穽為利壑蠹役以捕帖為神符獄訟繁多豺狸四布舍正兇而害善良縱奸惡而噬肥富小民一入公門喪魂失魄皮骨酸腐猶以肉餒餓虎其拘押之所有捕廳有差館有土地堂捕廳寢饋所需稍為平帖差館私以賄求猶可自便最下土地堂則穢汗溽濕迫近無所容不見天日聽人刀俎摧挫於與阜之毒斷絕於饑渴之危微論

單弱所不能堪雖使賁育之勇絳灌之壯展轉旬朝  
不死亦病以此推之上游殆亦不免夫囹圄之中銀  
璫桎梏與鬼為隣大暑拘攣誠非得已而小過輕犯  
誣陷株累焦手焚身灼於烈日此魯恭所謂逮捕一  
人罪延十數陳寵所謂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宜乎消  
息之卦不協雨暘之過為災也壽祺愚妄之見謂可  
嚴檄郡縣姦暴宜除寃疑勿滯案驗薄刑務依寬恕  
盛夏毋得斷獄炎暑必減煩繫順時應節蒼昊以和  
曠乾無雲黎民獲利斯不待求管輅之召星效江都  
之請雨而或有東海起枯之應廣漢降潤之功乎不

揣禱昧謬進芻言臨書惶悚伏惟鑒諒

與友人書

壽祺頓首奉執事六月二十一日第二書遠遠懇懇  
巽在牀下而置人於九天之上憬然聆音接詞誘而  
進之使忘其習巽而悟所以入道之塗壽祺自揣謏  
陋何幸而得此於執事曩嘗間得執事之文而誦之  
殆不過九鼎之一臠耳然攬其清粹高潔非復人世  
所有未嘗不歎服而識之於心既又知執事天懷曠  
邈遺棄聲利迴出塵壒望若雲漢之表故能超軼而  
不可攀若此不圖執事獎飾下走之過以為功在治  
經而切切喜謀當世之務多濟時澤物之要略自謂

能見其大而決可知其不朽又因壽棋前答書權衡  
近世作者輕重而自述其趨歸於扶藩離闢墜狂毀  
譽不挂憂喜於是深相諭曉以為不須更論宗派所  
出定一代嫡庶門庭者此誠非洞悉古今文字源流  
正變而不囿於末俗之目論不能言之若是其確抑  
以語下走則所謂躋茲父於桓文廁深源於樂葛靈  
夸而恥過其情者也何敢當何敢當壽棋竊觀漢代  
經生多善屬文文人鮮不通經自伏生韓嬰賈誼董  
仲舒司馬相如匡衡劉向司馬遷杜欽谷永桓譚班  
固曹褒王符荀悅崔駰崔寔蔡邕之倫莫不以經術

文章垂光千禩而措諸世務咸勤勤於利病得失之  
端魏晉以降窮經者短於篇章達政者拙於故訓染  
翰者疎於討論摛文者闇於經濟人才少能相兼作  
者代不數人唐之韓柳杜宋之歐曾蘇而外大抵修  
辭之功多研經考史之學寡近世震川歸氏文筆最  
為傑特閱博淳厚味盡以長雖於經不逮兩京遠甚  
而胎息源自馬班其慙憂桑梓推究端緒足以儆昏  
墨而抹瘡痍獨惜後人編輯失其本末壽序與制藝  
序繁收至於數卷轉失作者之本真耳然而文如震  
川庶可以充惻惻黎元之志矣若下走者學拘於章



句才局於斗筭又安能上溯漢儒經法下效勝朝賢  
俊謀當世之務而抒濟時澤物之畧哉往者汪堯峯  
方望溪諸子乘其時海內文壇莫執牛耳岸然高自  
位置天下震於其名附聲逐影羣相引重使坻阜幾  
與嵩華齊高由今覈之彼皆沾沾未能脫時藝氣其  
說經不足臻精微其致用無以究民瘼而堯峯陵轍  
時流肆其掊擊望溪不究義法為李巨來所譏錢曉  
徵詹事亦引金壇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為時文以  
時文為古文論者以為深中望溪之病乃其繆妄至  
公然刪管荀改史記而不知其不中與管荀司馬作

與隸壽祺嘗竊病而羞之此前書所以云云也顧材  
識駑鈍益下諸子乃欲挾藩籬鏗蹊徑而斬登古人  
之宦突豈不亦祇見其不知量者哉雖然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壽祺比既辱執事  
與某先生謬相許可納之作者之林執事又勉之以  
為今日之魁壘非常則亦何可自棄於大雅不求所  
以進乎是道以蒙引繩接榘之惠故不避再三之瀆  
仍自獻其愚於執事願執事終教之幸甚

與張南山書

南山年兄足下去春奉手翰情詞斐亶備荷注存藉  
悉動靜宣豫為慰比惟著作日富有以自娛第有志  
乎古者當以經義為根柢詞章為華葉且通經則立  
言有物固本末兼賅之事群經注疏中毛詩三禮尤  
博瞻秦漢諸子及史記兩漢書三國志等古經義往  
往散見其中而典章文字亦無不如肉貫帶此讀書  
精要也搗文之士患在浮夸綴學之士患在迂固惟  
質有其文者羨焉足下勉之如可計偕早來都門為  
望承索及鄙作緘石亭帚向來不欲示人且性疎嬾

不常操筆故未敢以應也生每觀漢之文人如司馬  
相如揚雄班固蔡邕等所以成不朽盛業者蓋皆明  
經法故耳是以比來從事於此頗不喜獵浮華間有  
撰述亦務去雕飾惟才力不逮古人安能自信耶海  
天迢遼寤念實勞惟自愛不具